觀察

·逢星期六出版· 三十六年十一月一日 ·每份售五千元·

再版 第三卷 第十期

專論

從民主到帝國 谷春帆

幣制非改不可 朱偰

論尊孔與民主的矛盾 朱本源

通信

關於「中共往何處去?」 楊人楩

美國通信

美國的機器 史超禮

觀察通信

重陽風雨(南京通信) 觀察特約記者

陳賡南渡與陝豫局勢(陝豫通信) 觀察讀者投寄

記劉伯承南下中的安徽黨政軍(合肥通信) 觀察讀者投寄

湘糧開禁重禁前後詳記(長沙通信) 觀察讀者投寄

文藝

新近在巴黎發現的莫泊桑寫給一位美女的三封信 凌卓

讀者投書

三題徵答 人民開始需要合理的生活

國民黨在康定 留美攻農同學覆函

·撰稿人·

卞之琳 王迅中 伍啓元 呂復 沈有乾 吳恩裕 李純青 李廣田 周子亞 宗白華 胡適 柳無忌 孫克寬 高覺敷 許德珩 陳友松 陳瘦竹 夏炎德 梁實秋 張沅長 張東蓀 笪移今 郭有守 馮至 程希孟 傅雷 費孝通 楊絳 楊西孟 雷海宗 趙超構 蔡維藩 樓邦彥 錢清廉 錢端升 鮑覺民 戴世光 韓德培 蕭公權

王芸生 王贛愚 任鴻雋 何永佶 吳世昌 吳澤霖 李浩培 沙學浚 周東郊 季羨林 胡先驌 徐盈 馬寅初 許君遠 陳之邁 陳衡哲 陳維稷 曹禺 張印堂 張忠紱 張德昌 黃正銘 章新以 馮友蘭 曾昭掄 傅斯年 楊剛 楊人楩 葉公超 趙家璧 潘光旦 劉大杰 錢能欣 錢歌川 錢鍾書 戴文賽 戴鎦齡 蕭乾 顧劍鋆

本刊自本期起
每期改出二十頁

讀者先生：上海市節約運動委員會規定自十一月一日起，週刊限出十六頁，但可加封面四頁，合共二十頁。本遵照限制下，本刊自本期起，每期出二十頁，較原來少出四頁。

減少四頁，將使我們平均少刊兩篇文章。對于讀者，這是一種損失，對于編者，這是一種困難，因爲少發兩篇稿子，將使刊物的份量減輕。但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我們祗好退一步來解釋：本刊自三卷一期起，業已擴大版面，小五號字，每頁原排一千九百二十字者（32×2×30），現排二千一百七十六字（34×2×32）；六號字原排二千三百餘字者，現排三千字弱。本刊用的六號字，有時多至十二頁（如三卷七期），所以本刊雖然二十四頁，實際上約等于其他刊物的二十八頁。現在卽使減爲二十頁，但每期仍可容納四萬五千至五萬字，約略相等于普通刊物的二十四頁。

這種解釋當然是消極的，聊以自慰的。不過我們希望讀者明白，減少四頁以後，大體上還不致太影響本刊的內容和份量。在「觀察通信」以前的選欄，如讀者投書、輿論、國外通信，外論選譯，生活與文化等欄，均將不受影響，「觀察通信」後面的幾欄，如週末閒欄、文藝、書評、觀察文摘等數欄，則不免遭受影響。這幾欄，我們不擬完全取消，但祗得輪流刊載。「觀察通信」過去有時可以一期刊四篇，以後大概每期祗能刊載三篇。「觀察漫畫」一則暫時中止，同時担任漫畫的孫方成先生正巧因事離滬去港。

自報紙的價格似漲回跌傾向，而排印工則又于最近決定加價三成。物價的暴漲，本社同人待遇亦須調整。減少四頁所減輕的成本，恰巧抵上增加的支出。但是我們希望這五千元一冊的售價，能夠穩定一個相當時期。同時，減少了四頁，重量減輕，外埠航空批寄的同業，郵資負担既然減輕，希望亦能將門市零售的價格，稍爲減低一點，以減輕讀者的負担。（編者）

三題徵答

編輯先生：我是貴刊忠實的讀者；欲藉讀者投書欄徵求下列問題的答案：

一、政不失、盜不起，盜不起、國不亂。政失、盜起，盜起、國亂；盜亂國乎？政亂國乎？

二、盜起國亡，盜亡國乎？政亡國乎？

三、盜起殺人，盜殺人乎？政殺人乎？

必須聲明，我所指的是：漢與黃巾，唐與黃巢，明與闖獻，不是現在的國與共。因爲國民黨的政治未嘗有失，不能比漢唐明之末。共產黨也未嘗殺人，不能比黃巾、黃巢、闖獻等。我深信國共都是爲國爲民的，并且都信奉着至眞至善的主義。國民黨必能克服一切的困難，領導中國成爲富強康樂的國家，以達到大同的理想。共產黨也必能達到他們的目的。再頓

撰安

馬還科　九月廿四日　西安

國民黨在康定

編者先生：茲將國民黨在康定之活動情形撮要報聞如次：

一、九月中旬，西康省執委會主任委員（省主席劉文輝兼）曾密函省府會計長周爾元，大意謂行憲在卽，黨務經費依法不得再列入預算，爲使該項開支寬裕起見，請在本省各縣三十七年度地方總預算內，劃撥若干公產，以備支拂，惟不標明項目，並希轉知主管方面各同志協力辦理云云。

二、國立康定師範專科學校經籌備完竣，於本（秋）期開始招生，八月內舉行入學考試，十月六日開學。新生訓練一週，訓練結束日（十二日），強迫各生宣誓：「絕對奉行三民主義，擁護將主席，遵守校規，否則願受最嚴厲之處罰」等語。並由省執委會書記長戚彬如訓詞，闡明「戡亂」之必要，勉同學明辨是非，對目前政局詳加認識，勿爲奸人所利用云云。

鄒山齊　十月十三日　康定

人民開始需要合理的生活

編者先生：讀三卷五期先生「爲中國的農業試探一條路刊出後的響應」一文謂：「本刊的一貫態度，對於一切懷有新理想，新計劃，新精神的人或事業，贊助支持，願盡力給他們便利」，這妙擊說是先生的態度，我決定把我的論文寄給你，因爲我也有一套新的理想和計劃想獲有你的支助。

這八位留美生以他們的無限熱忱想爲中國農業找一條出路，在我們看來，這當遲早使他們失望的。因爲這是一條不通的路，幾十年來的技術建設，我們也有過無數熱忱的農業工作者，就正如這八位一樣，抱有改造中國農業的理想，而且也曾投身於這項事業，但都是失敗了的。這不難在史實中找到充分的資料，中國農業亦沒有因技術改造獲致着何進步。

在我們看來，中國農業的出路，自然無法忽視未來農業科學家的熱忱與勤勞，但其根本問題，在現階段，卻在社會經濟的變革上。

半壁河山的炮火和緊情激動的騷亂，都意味着要求變革，人民需要和平，需要兩黨合作，重走政協路線。因爲戰爭的現階段發展兩造之一，都已無法消滅其對手。編者先生，如果眞正獲有了合作與和平，那也並不完全解決了問題，或者祇是新問題的起點。人民已開始需要合理的生活，爲了未來的長期安定。社會經濟需要變革，我們希望能有一個全面的聯合政府，執行其前進的改革政綱（主要能爲兩黨接受）。

這次的四中全會，正如吳世昌先生在觀察三卷五期一文中所言「執政黨本身，已自動的感到非變不可了」，「理想派」就正面而正確的提出了問題，如同期觀察通訊「國民黨醞釀合併前後」所記：「理想派認爲今日中國國民黨最重要的問題不在黨團合併不合併，而在重訂黨的革命路線。他　第一個要問的問題：今日的國民黨究竟是代表那幾種人的利益，今日的國民黨的革命是爲那些人革的？他們認爲這個問題不解決，國民黨還是沒有前途。」雖說這次的中全會「理想派」並未得勢，卽執政黨沒有緊接的去解決問題，但這一問題遲早會重行被提出，而且應給以解決的。

但這一問題首先在理論上應該找到解決，國民黨仍不乏明智之士，它在中國未來命運之選擇上，仍有着決定的作用，它應該爲那些人的利益而革命？中國的繁榮及國民經濟建設將遵循那條道路？我們需要如何的變革？未來兩黨的和平合作應採行如何的改革政綱？編者先生，這是現下應該提出的問題，並且應該找到解答的。國人不僅在現局勢下都變得消沈、憂鬱和失望，人們也不能面對現實了，但我們是可以嚮望於將來的。（下接五頁）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社址：上海（5）郵政信箱 西四郵十一號
電話：四三八八二
國內訂閱
三個月十二期：平寄五萬元　掛號六萬元　航平六萬元　航掛七萬元
六個月廿四期：平寄十萬元　掛號十二萬元　航平十二萬元　航掛十四萬元
如郵資漲價，請補繳
國外：全年美金六元（平寄）
觀察華北航空版
代理發行所：北平新實書店
北平王府井霞公府甲一號

儲安平主編
觀察
第三卷第十期
三十六年十一月一日

本期作者
谷春帆：郵政儲金匯業局局長
朱偰：中央大學教授
朱本源：國立編譯館副編審
楊人楩：北京大學教授
史超禮：在美國一家工廠實習
淺卓：

從民主到帝國

谷春帆

自從十九世紀以來，民主運動，可說是風靡全球。第一次大戰是爲了民主打的。威爾遜總統說要使這個世界安穩地民主（Make the world safe for democracy）。當時的德國首相 Herr Bethmann-Hollwog 也說德國爲了正義與自由作戰。第二次大戰更是爲了民主打的。從大西洋憲章以至四大自由以及聯合國全是民主。但是希特勒也說他要「爲大衆建設和平」。這樣說來，不獨英美是老牌民主，蘇聯是新牌民主，連獨裁透頂的德國，也未嘗不可曲解自附於民主。民主民主，世界多少謊話，打着你的幌子。

× × × ×

拙著「中國工業化通論」（商務版）中，曾有一篇，詳細分析民主政治之發生與工業化的關係。從這裏可得到一個結論，歷史上的民主政治僅是推行工業化的一種手段，一種工具，並且是臨時借用的工具。在推行工業化的初期，因爲要推翻當時教會行會貴族特權的束縛，所以發生了民主政治的哲學與民主政治的運動。這些哲學，這些運動，在十七八世紀時就是要幫助當時新興的資本家充分無顧忌無廉恥去生產、去貿易、去掠奪、去發財、所以才發明的。他的唯一功用，就是要掃除一切障礙發財的特權組織。當時所說民主運動的「民」，是專指有資產的人的，普通人民並不算是人民。隨着這些障礙的消除，民主運動原來的目標也就消失而轉向。

資本家無廉恥無顧忌的發財運動，引起了社會上普通人民及勞動羣衆的痛苦與不滿。所以即在資本家以民主招牌來打倒貴族特權不久以後，甚至即在同時，羣衆就起來要求以種種社會立法，要求以國家的力量來干涉資本家。這種干涉，也以民主的招牌，也在民主的政制下發生。這樣前後兩種是性質很不相同的民主。前一種是放任的民主。後一種是干涉的民主。

即在放任的民主風靡的時代，在國與國間，國家亦往往出而干涉。到了現在，七八十個國家，睜眼對立。美蘇兩方更是窮形極相。國家干涉的程度一天一天加强。非但放任的民主早已碰壁，干涉的設施可以成爲大帝國產生的前奏。人類文明五六千年，只有短短一個時期，小小一個區域，曾經以放任爲政治，現在又是從放任到干涉，從民主到帝國的老路了！

× × × ×

在拙著「中國工業化通論」裏，主要係根據英國的歷史來敍述民主運動。因爲英國是民主運動的發祥地。現在一般認爲美國是民主國家的中堅，我們不妨把美國的歷史略略一敍。從英國逃離到美洲的美國祖宗，是洛克放任哲學的信徒。獨立宣言，人人平等，人人自由，是洛克至哲斐孫以至大多數美國人的信仰。美國有無限的天賦，無窮的機會，只待人去開發。拾富拾貴，隨地而是。所以自由放任的哲學，在歐洲早已修正，而在美國依舊支配着大多數人民思想。但從獨立戰爭以來，一向也還有一股集權干涉的思想，逐漸發展起來。依哲斐孫這籠放任主義的主張，獨立戰勝以後，各州自由自在，根本不要組織聯邦。後來聯邦派到底成功。林肯時代的南北戰爭，更確定了聯邦的最高權。在國際向經濟的發展，產生了門羅主義，產生了高度的保護關稅，將整個美洲關閉起來，作爲美國人自由開發的園地。聯邦的疆土從十三州擴張到四十

九州。經濟力量，金融力量，政治軍事力量，全成爲世界第一。儘管美國有許多孤立派，儘管國內如何主張放任主義的民治，而在國際政治上，美國向來是干涉的。現在美國的經濟力量，在國際間已經可以不怕別國競爭，所以在關稅貿易方面，反而主張徹底放任。在國內大生產事業的發展，除了政府以外，亦是所向無敵。所以洛克斐孫的放任政治，成爲大生產事業的護符。主張減削政府權力，而爲共和黨的政綱。向來主張放任的民主黨，從羅斯福新政以來，反而主張干涉。以爲放任妨礙全體利益，不獨要以國家的力量來干涉，如羅斯福初期新政，並且要在國家力量來謀全體福利之增進，如TVA之類。但國內政法主張，雖有此區別，而兩黨對國際政治的主張，却一致要干涉的。

不獨美國在民主政治的方式下，國家積極干涉。老牌民主的英國更是在民主政治的外套裏，左傾到社會主義。由此說來，從美英的民主到蘇聯的民主，實在也只是程度上的不同。各國的政治趨向，幾可說一致從放任走向積極干涉一條路上去。從民主走向帝國路上去。要使全國人民服從一個統一的意志，如盧梭所說 general will。至於這個統一的意志，如何來表達，是否用一個人來代表，用一個黨來代表，用議會的方式來代表，或用其他的方式來表示，倒是另一問題。民主的內容是非常寬泛而富於伸縮性的。每個國家各自根據其本國的歷史、民族性、經濟狀況等種種條件，而發展成功一種特殊的風格與制度。正因民主是如此籠統的名詞，所以世界上沒有人反對民主，任何獨裁任何英雄也可以不必反對民主。正因如此，所以贊成民主，提倡民主，也成爲無意義。必須得說明是如何如何的民主。猶之提倡生活主張生活爲無意義，必須說明是如何如何生活。

×　×　×

實在說來，民主政治中最嚴重的問題，無過於如何有效地表達民意一問題。我們常聽說「民意」「民意」，這個名詞之無意義，也與民主一名詞之無意義同樣可笑。夫婦兩口子尚且可以有兩種意見，至於無可調和而要離婚，一個國家有數千萬以至數萬萬人民，各人有各人的意見，誰是民意，誰不是民意。若以多數爲民意，事實上不能每次點數。若以抽樣代表全體，無論用選擇來抽樣，或用一黨專政作爲抽樣，所抽之樣，均不一定代表全體。若以議會代表民意，議會很可以受到操縱。若以輿論代表民意，不獨輿論可受統制，而且輿論從極左到極右，誰能代表民意？若全國人民眞正只有一個意見，自然最好不發生意志統一問題。假使全國而有兩個三個乃至無數個意見，民意根本不一致，如何求得統一的意志，實在很困難。放任政治的解答是，既然各人有各人的意志，讓他們自己做去就是了。這個答案是合理的但是不够。假使各人可以憑自己意志做去，則意見不同的夫婦尚可離婚，意見不同的人民必致打得亂七八糟。人可以堅持自己的意見，作爲「民意」，而使其他人羣亦接受這個意見。其他人亦自以爲是民意，不願放棄自己的民意，接受別人的非民意。照費希德尼采這班德國政治哲學的說法，唯有超人的英雄才能代表統一意志。假使有人不服，打倒他，消滅他，這是一種方式。管制他，强迫他，這又是一種方式。總之統一是要絕對的。照英美派理性哲學的政治主張，便不是如此。你不贊成我，我把雙方意見，訴之人民信任我，你便不許再吵。若人民不信任我，我便讓你；這是英國的方式。我也接受你一些意見，你也接受我一些意見，大家容忍四年。等到下次選舉，看是你來，還是我來；這是美國的方式。英美的方式是容讓的，政見不必統一，但求折中調和。絕對的統一意志，必須絕對的服從，否則便不免要打起來。譬如兩夫婦中太太絕對好說話的可以不會鬧離婚。協調而不統一的民主，非但要雙方互讓，並且要彼此同意用民主的方式來轉移政權。否則人民縱使投了不信任票，我偏不下台。或明明選舉失敗了，我偏要硬爭上台，結果又非打不興。我覺得互讓容忍，尚不是件難事。政治家大多是富於妥協性的。但要大家尊重用民主方式來轉移政權，而不動武，却是件難事。必須有長期的習慣，方能養成。政治是最現在的東西，極受歷史支配。英國自克林威爾稱兵以後，美國自南北戰爭以後，久已慣於以選舉禪讓政權，不是偶然的。一個制度之生根立脚，非有三五十年歷史不興。威瑪憲法是最民主的法典，而結果產生希特勒。日本民主維新了數十年，而天皇仍是明聖。這次大戰以後，西歐諸國本有民主根基者，大多仍恢復了民主政治。雖在蘇聯勢力範圍之內的捷克，一樣也保持着民主制度，但同時的保甸諸國就恢復了獨裁。所以倫敦的 Economist 慨嘆說，不問外力如何，內部政制型態，究竟爲本國國情決定。熱心中國民主的人士，不能不特別注意這一點。無論如何缺陷，第一步先要努力建立一個以選舉與情和平轉移政權的機構與習慣。我曾想假使自民元以來，大家能遵守民主的大道，使議會選舉的方式，能保留至今，而只在此制度內求改良。則今日扭結不解的政爭，也許可以經由選舉來解決，不至於鬧到如此地步了。

×　×　×

一個民主制度建立之初，尤其特別當心。因爲此時新習慣尚未養成，而舊時以武力擁奪政權的習慣尚未消除，所以特別危險。民初以來的民主，不壞在賄選豬仔等等弊端上，而壞在稱帝復辟軍閥出入上，使民主的制度無法生根。

頭上一遇破壞，即永久建立不起來。南美洲的許多共和國，西班牙，威瑪德國，均屬此例。所以開頭特別留心。儘管有許多不滿意的缺陷，只應當針對此種缺陷去挽救，不可根本懷疑破壞此制度。例如近來很有人批評選災，實在烏烟瘴氣鬧得太不成話。但試想美國選舉的包辦情形，以及亂七八糟的弊端，甚至去年尚有退役軍人武裝暴動打倒賭選的事情。可知一個制度要完美無缺，絕不是短期內之事。西諺所云進步的代價是求久不斷的努力。若能先立一個民主政治的形式，在此形式以內，努力求其改良，而不加以破壞，則三五十年之後，如危崖上轉石，不患不能至地。

上面說過，民主的內容極為寬泛。在不同的人手裏，可以做出不同的民主。羅斯福手中的民主，與杜魯門的民主，便完全不同。民主制度即使建立，隨時可以破壞。即使根深蒂固不至於有破壞危險，也隨時可以變質。所以永久要努力，永久要在民主的範圍內努力。近來有人以為中國文盲太多，不能實行民主。有人以為中國有特權勢力，任何好的東西來到中國即變質。有人以為中國上下兩概不通，所以民主做不好。這些話指示得多很對。正可以說明在今日中國而企圖創立民主，不能期望過高。也正可以說明中國民主的前途，特別有大困難，特別要努力。也正可以說明假使今日中國而能將就搭成功一個民主形式的架子，已經不容易，特別要留心在此架子內去求進步，而不要拆毀此架子。固然我們至今還不敢肯定，這個充滿「缺陷」，七穿八洞的架子，是否真能搭得起來。搭起來亦是否還有民主意義。但這正是愛好民主的人應當努力的地方。

× × ×

我說互讓容忍，倘不是件難事。從一般政治家性格上說來，我覺得是如此。但自然不是每個人如此。黑格爾馬克斯所教的人生並不如此。軍隊訓練的人生也並不如此。所以洛克以來放任寬容互讓理性的民主老風度還得要提倡。尤其關於統一與協調的分別，應當說得明白。真如羅素所說「容讓與常識是心理的習慣，不能寫在憲法中去的」(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1945, P. 638)

我不能在一篇短文內太多說。我覺得政府要統一而政見要協調。政府統一與政見統一是兩件事。政見不必統一。而統一的政府也無妨分權。一個國家而有兩個並行的政府必鬧。所以政府必須統一，一國只能有一個政府，處理屬於全國之事。但不應干涉各級地方政府之事。各層政府有各層政府之權。一省有一省之事，一縣有一縣之事，一邦有一邦之事，一鄉有一鄉之事。各有其事，各有其權。所以分權無妨於統一。並且民主政治必須從地方自治堆壘起來。所以分權尤為必需。至於各種政見，彼此不同。煤礦有煤礦利益，紗廠有紗廠利益，若彼此不衝突，儘可各管各做。若彼此衝突，則不能不調和一下，彼此相讓。只要不破壞民主政治的制度，則各種利益既無統一之可能，亦無統一之必要。既不能硬性統一，則惟有出於協調之一法。（也許有人以為政見之不同，並非利益不同，而係主義不同，但我不相信如此看法。）各人有各人的利益，有各人的政見。惟有各種政見的協調，方能代表全體的利益。也許每個人不能全滿意，却也不致每個人全失望。這才是真正民主。否則若定要貫澈絕對的主張，縱使這種主張確實利國利民，而實行出於強制。民主的風度一失。這個政制就可能從民主逐漸變為帝國。在這經濟干涉社會主義日漸抬頭的時候，我看連英美也未能免此危險。他們民主政治的型態是不致於變更的，但其內容則是可變的。

× × × ×

從民主到帝國的最大危機在於國際間。照目前對峙的局面看，已無待細說。上面說過，政府必須統一。並行的政府必鬧。國際間有如許政府對立，怎能不鬧。鬧則怎能不從民主走到帝國路上去。唯一解決辦法是世界聯邦。必須全世界人民能明白，世界與國家一樣，祇能有一個統一政府，處理一世界之事，但不應干涉各國之事。各國有各國政府處理一國之事，而不干涉地方之事。如此權責分清，則各國之與世界聯邦如各邦各省之與一國。如此而一個國內可以實行的民主制度，方有推行於世界的可能。但是太夢想了。目前世界是正在向帝國路上走了，而且走得很緊。一個帝國的世界能與民主政治並存嗎？我們只好再等着。

（上接二頁）這方面我們做得太少，正如吳之椿先生在觀察三卷四期一文中所說：「最可注意的，是一些：：應該提出來的問題沒有一件被人提出，暴露於輿論壇了，：：例如農業怎樣改變，工業怎樣復興。」

我的論文提出了一個初步的草案，但遠處鄉僻的作者却無法找到支援，才決定寄給你。

譚徽崗 十月九日 湖南津市

（編者按：譚先生的稿子是一部整部頭的著作，未能在本刊發表）

留美攻農同學覆函

編者先生：承轉各信，都已收到。「為中國的農業試探一條出路」一文刊後，各方來信，出田出錢，供獻意見，建議辦法，眞使我們說不出的興奮，說不出的感激。現在我們已將各信分別答覆，同時按照各信所說地區，研究詳細的具體計劃。因為經濟問題，我們只能以平信答覆，這是我們非常抱歉的。以後計劃的進展及結果如何，當隨時奉告。社會上許多人士沒有使我們失望，我們也絕不會讓這些朋友們失望。

美國明大農業工程系中國研究生

十月十五日

幣制非改不可

朱偰

由於通貨膨脹的惡果，國內的物價上漲已達最高峯的階段。上海官方公佈的物價指數爲七萬五千倍，實際物價上漲的程度遠過於此。因爲物價指數將影響生活指數的編算，而生活指數與工人的工資有着聯帶關係，故物價指數的編製，當須取得市政府的同意。因之一般公佈的物價指數，大都是代表最保守的，實際上多少有點低估，而且顯然有意使他不正確的。我在上月底和許多經濟學者交換意見，大家一致認爲當時物價上漲的程度，最低也在十萬倍左右。現在時過半月，這半月來，脫了韁的物價對馬又不知狂奔多少遠了。

第一次大戰後，德國的通貨膨脹，造成了馬克的狂跌，終至於崩潰。其間經歷，均有數字可考。一九二三年一月德國物價上漲的程度約有戰前的十萬倍，相當於我國上月的物價情形，一九二三年十月德國的馬克便崩潰了。這就是說，德國物價上漲到十萬倍以後，到馬克的價値等於零時爲止，其間所經歷的時間，不過十個月的光景。我國當前物價的情形既然與一九二三年一月的德國情形不相上下，我們的法幣是不是僅僅祇有十個月的壽命了呢？

有許多人或許不同意於我的看法，他們覺得當時德國是有意讓馬克崩潰。而我們現在的情形恰恰相反，政府正致力於各種方法以維持法幣的信用。用昔日德國的馬克來衡量目前中國的法幣，似乎不倫不類。不過我要告訴大家，貨幣這個東西，你有意維持它的信用也好，故意讓它下跌也好，一種經濟上的自然趨勢，終非人力所能挽救的。爲今之計，要想解決當前我國的通貨問題，捨改革幣制而外，別無他法。五六年政府的平抑政策，其效力實在有限，經濟緊急措施，雷厲風行一時，亦無濟於大勢。法幣崩潰，已經是一條必然的末路。最寬的估計，也不過十個月壽命。難道我們一定要等待法幣崩潰了之後，再考慮到幣制的改革嗎？

我們到底在什麼時候改革幣制？行政院院長張羣氏在他答覆記者中說：「目前改革幣制的條件尚未成熟」。不知這是他的政治辭令，抑或當眞如此看法。那麼我們要問，過了十個月條件成熟了嗎？沒有成熟又怎樣辦？恐怕條件不待成熟，而法幣早已先行崩潰了。中央銀行總裁張公權氏說「目前改革幣制尚非其時，因爲改革幣制需要三方面的平衡，卽：（一）財政收支的平衡；（二）國際收支的平衡；與（三）生產與消費的平衡，而現在我國都未具備。

我完全不同意兩位張先生的看法。

第一、就財政的收支情形來說，本年度的預算爲九萬三千億，收入爲七萬億。此爲去年十一月編製的預算，實際的收支，已大異此數。就我個人估計，本年度支出應爲四十五億元，收入包括一切稅收與變賣公有財產，也不過二十億左右。還有二十五億的龐大赤字，完全靠中央銀行墊款應付。過去央行每月約墊付二萬億，九月份增加到二萬五千億，此後每月將不會少於三萬億。中央銀行那有如此鉅額現金？當然祇有印鈔票。支出愈龐大，赤字也愈龐大，通貨愈要增加，支出也跟着加多。因果相承，循環不已，實不知將伊於胡底？國庫的收入以稅款爲主，賦稅在理論上或實際上都不能趕上物價的上昇。就理論上說，譬如鹽稅，假如我們要按照物價指數征稅，則鹽價將遠超於現在的價格。影響民生至鉅。就實際上論，譬如貨物稅，其征收所根據的評價，過去多根據六個月以前的物價計算，現在雖儘可能減少評價的時間，在交通困難的情形中，各地生產成本的調査統計，至少也需要三個月的時間。依三月以前的物價納稅，顯然已有極大的距離。他如所得稅的征收係根據去年的查帳結果，兩者的距離當更遠。反看國庫的支出，却因幣價下跌而增多，最近行政院又通過，文武職人員調整待遇，國庫之支出負担更重。在這種情形下，無論如何是不能求得財政的收支平衡的。相反的，惟有改革幣制後，始能談得上平衡收支。

第二、就國際收支方面來說。我們知道表示貨幣價値的方式有二，卽對內的購買力與對外的匯價。匯價穩定後，始能使國際收支平衡。我國現在每月的支出約爲美金七千萬元。主要的收入靠僑匯與輸出貨物，然兩者都無希望。我們過去的匯價，老是釘住一萬二千元。八月十九日後，改爲掛牌市價，當時僑匯與輸出確曾略有增加，其後以物價上漲得太快，掛牌市價與黑價相差得太遠，國內的物價既高，出口自無利可圖。且匯價時時波動，生產成本無法計算，再生產尤無法進行，因此出口停頓。同時僑匯也不願由掛牌市價匯入本國，大都先匯至香港，再買貨走私至國內，或經營特准進口貨及利用通行證運貨回國。於是僑匯變爲走私的資本，益加紊亂國內的金融。在這種情形下，匯價之波

勤有加無已。關於取締黃金美鈔的黑市買賣，財部雖有討論，規定屬於個人者由警察局負責，公共的則由錢莊、銀行、與財部共同檢察。這都不過是些官樣文章。當前的危機，如紙包着火，終究要燒穿。非釜底抽薪，痛下決心，改革幣制不可。一味在政治上施壓力，是不能解決問題的。試看自外匯平準基金委員會成立後，外匯已是一再掛縮。掛牌市價只好跟着黑市走，而且越走越跟不上。目前我們所有的外匯基金不過三億四千萬左右，再加上四行兩局的庫存現金兩千萬，不過在三億六千萬元。而這筆外匯，政府是不會也不能完全拿來平抑匯市的。首件重要事情就得購買大批墨油紙張，以便印製鈔票。而鈔票用飛機運送，也是要用汽油外匯的，其他如購買軍火，及必需品，在在需要外匯黃金。總之，目前情勢下匯價是無法穩定的，國際收支是無法平衡的。

第三、就生產與消費來說，我國自經此次戰亂，勝利後建設未成，而破壞已完。工廠倒閉，生產銳減，一般的消費，尤其是非彈性的消費，不能減少。物資既少，又加上通貨膨脹的作怪，要想平衡生產與消費，實不可能。現在政府拚命提倡節約，其實人民早已節無可節，約無可約。平時大家有錢，大家儲蓄起來。現在最聰明的辦法，是錢未拿到手，就先已花光。次一點的，就是錢拿到手馬上去用。如果要他儲蓄十天半月再用，那眞是天大的傻瓜也不會幹。儲蓄不可能，資本何由積累？生產何由增加？生產與消費何能平衡？

現在不乏人如此想法，即打算借外債。假如十億元美元借到了，就可以塡補虧空，平衡匯市，同時增加生產也有了資本。那時改革幣制的一切條件才達成熟。最近蒲立特發表訪華觀感，大家都感覺欣慰，以爲美國馬上就要援華貸款了。這眞是太天眞的樂觀看法。我們可以斷言在明年四月美國國會開幕之前，美國的對華情勢是很難改變的。而且光想靠人家，終不是辦法，惟有自力更生，才是今日中國的出路！

不錯，我們沒有外援，沒有足够的黃金與外匯。歷史上和我們今日所處情形相同，而能改革幣制成功的，不乏先例。一九二三年的德國改革幣制，就是一個例子。

一九二三年的德國馬克貶值到劇烈的時候，工人上午拿到工資，下午便全家出勤，到煤店、麵包店、菜市場去排隊，等候購買生活必需品。那時候，買是早晚市價不同。不，差不多每分鐘都在波動。不僅如此，有許多人排了一整天隊，仍然一無所獲。這種情形，繼續有半月之久。整個社會經濟解體，犯罪自殺等案，層出不窮。政府束手無策。但德國人民是有組織的，這時便有兩種人挺身而出，解決了當前的難關。這兩人是（一）地主及房屋所有人；（二）廠主及機器設備所有人。他們聯合起來，以土地銀行爲基礎，將所有的機器，設備、土地、房屋、作爲抵押品，合組一個委員會，發行一種土地證券。每單位爲五百金馬克，經委員會與私人簽字後，放在庫裏，作爲準備，另發行一種連登馬克(Reutenmark)。此種馬克一出，因有實物作担保，信用極佳，馬上被人們吸收。緊縮地消滅了通貨的危機。從此經濟復甦，挽救了德國的命運。

德國改革幣制的成功的說明了一個事實：即一國的財富並不單靠黃金與外匯；換句話，也就是說，不需要黃金與外匯也可能改革幣制。不過德國的成功也有其條件：

（一）國際貿易出超而不入超，因爲戰時各國都遭受了很大的破壞，尤其法國比利時受禍尤烈，一時無法恢復。而德國則損失較少，故戰後二三年一直是出超。這一點，最爲難能可貴。因爲國際貿易出超，則國際收支順差，外匯不感受威脅，匯價容易穩定。

（二）德國組織堅強，德國所引爲自豪的，即爲科學與組織。他們的組織，爲自下而上的，故極爲堅強。加以當時發行，計算得很精確，發行不濫，故易成功。

（三）連登馬克爲非正式貨幣，不爲投機的對象，當時馬克若由政府發行，則政府勢必維持到底，易於引起投機者的動機。而當時爲民間所發行之貨幣，投機者心存畏懼，不敢施其技！

一九二四年下半年，德國聯邦銀行成立，將連登馬克收回，恢復金本位時代的貨幣購買力。論者有謂連登馬克並未成功，此實大謬不然。一九二七年我路過德國的時候，尙曾見到連登馬克，可見那時市面尙未完全絕跡。因爲人民以其可靠，並不急於去求兌換。無怪英法人士要驚爲奇蹟了。

回頭來看我國，我們是否具備了這些條件？

（一）國際貿易大量入超，而且有加無已。

（二）國民一盤散沙，更還論組織？

（三）非正式的貨幣，恐怕更無人相信。

因之，我們的改革幣制工作，無疑地非常艱鉅。其困難實無從逆料。然而法幣到今天，已是山窮水盡的時候。我們是眼睜睜看它拖到十月以後，聽其自然滅亡呢？抑或未雨綢繆，先作打算呢？時急事迫，政府應迅速担當起責任，拿出有效辦法來！

現在資源委員會所轄的工礦事業，爲數不少。合理單位化之後，便是很好的發行準備。他如交通方面，經濟方面的國營事業，以及四行二局的黃金外匯

與不動產，也都是國家的財富。財富並不僅單單指黃金外匯，我國四千年來根本就沒有黃金，但不能說我們就沒有財富。列寧有句話很有意義。他說：「世界將會有一天進步到不用黃金，黃金也會有人把他拿來用作毛房的牆壁的」。我的話歸根一句，就是說，我們不必用黃金與外匯來改革幣制。當然這僅僅是一個原則，技術問題是有待於仔細研討的。借外債，靠外援，生死仰之於人，不是辦法。自力更生，才能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

現在當政諸公，大都怕困難，怕危險，不敢負責，不敢拿出魄力。他們一拖再拖，拖到後來，毫無辦法，則一走了之。這不是政治家應有的風度，更不是經濟學者應有的犧牲精神。法幣祇有一條路可走。改得好，當然要改，改不好也要改。一次不能改好，可以再改，多少讓人民能夠喘過一口氣來。否則，因循時日，十月以後的情形將不堪設想。十個月一轉眼就要到來，讓我再強調一句：幣制非改不可！

（編者按：此為朱偰先生于十月十五日在南京中央大學經濟系的演講，由該校同學王國生君記錄投來。）

論尊孔與民主的矛盾

朱本源

今年元旦，國民政府公布了國民大會制定的憲法，照告天下，頒行全國，以期實現「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共和國」。也就是在今年八月廿七日，國府主席率領百官，在國府舉行孔子誕辰紀念，各地方的行政長官都到文廟主持祀孔大典，並由民議機關的領袖陪祀；祀典進行時，俎豆雜陳，雅樂齊奏，焚香燃燭，長袍拱手，朗誦祝文，發表演說，集古今祀禮之大成，好一番穆肅的「尊孔」氣象。這兩樁事，驟看起來，似乎風馬牛不相及，沒有相提並論的必要。可是熟悉民國掌故的人，總覺得這兩樁事由同一政府來倡導時，多少有點不相稱。因為在他們的記憶中，三十年前「憲法與孔教」曾經成為問題。讀過了「新青年」雜誌的人，總還記得陳仲甫（獨秀）所說的：『孔教本失靈之偶像，……應於民主國憲法，不生問題。祇以袁世凱干涉憲法之惡果，天壇草案遂於第十九條附以尊孔之文，敷衍民賊，致遺今日無謂之紛爭。既有紛爭矣，則必演為吾國極重大之問題。』（二卷三號「憲法與孔教」）

當二千多年的君主專制政體剛被推翻時，孔教雖隨之成為失靈的偶像，可是袁世凱做總統後，始而干涉天壇制憲會議，使憲草中列入尊孔的條文；繼而（於民國三年）下令恢復春秋祀孔。袁世凱稱帝失敗後，康有為於民國五年又致書總統總理，提倡尊孔，並請議院「以孔子為大教，編於憲法，要求政府」。孔子的偶像重被抬出。陳仲甫遂糾合「新青年」的同志，羣起而攻之，於是演為五四運動最精彩的一幕——「打倒孔家店」。當時反對尊孔的人士多以嬉笑怒罵的態度出之，後人常引為詬病。其實，二千多年的偶像，如果不用那種「抓破臉」的手段，是無法推倒的。就是在那些過快一時的議論中，仍不乏精闢而正確的批判。其中，以陳仲甫認識出尊孔與民主之不能相容，最有歷史的價值，值得吾人今日重讀的。下面是他的重要的結論：

『孔子生長封建時代，所提倡之道德，封建時代之道德也；……所主張之政治，封建時代之政治也。封建時代之道德……政治所心營目注者，其範圍不越少數君主貴族之權利與名譽，於多數國民之幸福無與焉。』（見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分明挂了共和招牌，而……定要尊孔教。按孔教的教義，乃是教人忠君，孝父，從夫。無論政治倫理，都不外這種重階級尊卑的三綱主義。』（見「舊思想與國體問題」）

『以議員而尊孔子之道，則其所處之地位殊欠斟酌；蓋律以「庶人不議」，則代議政體民選議院，豈孔子之所許？』（見「憲法與孔教」）

『孔教與共和乃絕對兩不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廢其一。此義愚屢言之，張（勳）康亦知之。故其提倡孔教必排共和，亦猶愚之信仰共和必排孔子。』（見「復辟與尊孔」）

這次紛爭的結果，不但尊孔未能成功，反而使孔子在歷史上的尊嚴與神聖完全被剝落。因為五四時代是中國大多數人民以新鮮而狂熱的感情「擁護德謨克拉西」，要求解放個性的時候。所以「康先生電請政府拜孔尊教，南北報紙無一贊同者；國會主張刪除憲法中尊孔條文，內務取消跪拜禮節，南北報紙無一反對者」。「孔家店」不得不暫時歇業了，到了國民革命時代，孔子更是遭遇厄遇，各地大成殿幾全改為國民小學的課室，全國的學生都奉命向總理遺像鞠躬以代替向孔子牌位叩頭。孔子的香火完全斷了。

豈知在袁世凱恢復祀孔的二十年後，國民政府以武力統一了中國的時候，又明令恢復紀念孔子誕辰的典禮。這是多麼突然的事。五四時代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胡適之先生反出馬應戰了。胡先生做了一篇「寫在孔子誕辰紀念之後」的文章，駁斥當時尊孔的理論。但是大多數人却沉默着，胡先生的大文並沒有掀起新青年時代那樣波瀾壯闊的反響。雖然，這時候去五四時代未遠，而國內國外的情勢已經改變了：德謨克拉西在西方遭受到白眼，攻擊，以至於排斥；德意的法西斯主義正在披猖揚厲，復古主義和狹隘的民族精神成爲人們醉心的目標；中國正標出「一黨訓政」的時期，精神上走着德意的路線。墨索利尼抬出了古羅馬的「斧鉞」(Fascio)，我們豈可不抬出「萬世師表」的孔子。當時尊孔者卽以「倡導國民培養精神上之人格」和「恢復民族的自信」爲理由。民主已被人拋到九霄雲外去了，所以胡適之先生也就沒有從民主的立場去反對尊孔。他僅用事實證明「最近二十年中不會借重孔子」而能做到「智識上，道德上，國民精神上，國民人格上，社會風氣上政治組織上，民族自信力上……凌駕百王的大進步」。於是胡先生大聲疾呼道：

『可憐的沒有信心的老革命黨啊！你們要革命，現在革命做到了這二十年的空前大進步，你們反不認得它了。這二十年的一點進步不是孔夫子之賜，是大家努力革命的結果。』你們『反倒……夢想從那「荊棘叢生，簷角傾斜」的大成殿裏抬出孔聖人來「衞我宗邦，保我族類」，這豈不是天下古今最可怪笑的愚笨嗎？』

胡先生認爲尊孔決不能達到「國民的精神」和「民族的信心」之復興。這是絕對正確的。

民國以來第二度的恢復祀孔，又過了十多年了，在這些年頭，孔子的香火一年比一年旺盛。這十多年是一黨訓政的時期。尊孔者藉口以孔子靈魂「奮起國民之精神」，來抵抗日本的侵略。反對尊孔者唯有沈默，而且不得不沈默。今年情形却不同了：政府在形式上結束了一黨訓政，事實上公布了一本中華民國憲法；在世界上法西斯主義已因德意日之戰敗淪爲罪惡的淵藪；民主成爲全世界人士判斷政治上是非的標準。然而在這樣的前提下，我們的政府却以公法人的身份代表國家「獨尊祀孔氏」。我們能不感到驚奇麼？

我們不能再像五四時代反孔教的戰士，以想像中的西方「德謨克拉西」爲標準，把孔子罵得不值一文錢；也不能像訓政時期反孔教的戰士，只注意社會表面的進步，而忽視了當時政治的反動性。我們應當從尊孔的政府行爲中揭發出現實政治的本質。

我們知道，當人類的理性發達到相當程度以後，任何一種政治或社會的制度必需有一套理論的基礎，作爲統治權之精神的工具，以贏得被統治者良心上的服從。例如，歐洲的封建制度以基督教的信條爲精神的維護者，十六世紀的君主專制政治遵奉君權神授說，十八世紀以來的民主政治有它的人權論和功利主義，蘇聯的無產階級專政更是强烈地以歷史唯物論爲根據。中國二千多年的君主專制與孔教所以有不可離散之因緣者，以此。

不用說，每一種政治制度所利用的理論，必定是與它的利害關係相一致的；這種理論決不是純粹的思想的遊戲，而是現實的一部份。因此，如果有人對此理論表示異議，不啻攻擊制度本身，所以歷史上的統治者不惜利用一切政治上的方便去維護或「表彰」與它的利益相表裏的學說，而迫害或「罷黜」表示異議者。對所表彰的，奉之爲「正統」，對所罷黜的目之爲「異端」。羅馬的君士坦丁大帝是最初下令保護基督教徒的人，他在尼西亞會議(the Council of Nicaea)中認定亞哲拉細阿斯(Athanasius)的教義爲「基督教正統」(Christian orthodoxy)，而以亞里阿斯(Arins)之說爲「異端」(heresy)。其所以如此者，因爲正統的教徒們承認羅馬社會應該建立在奴隸和私有財產制度上面，並宣揚「人們都應當聽從世界上的不平等作爲死後取得平等的條件」之「得救的神話」。在另一方面，歐洲中世紀「異端裁判所」迫害異端的史實，是大家所熟悉的。蘇聯一九三四年以後的「莫斯科審判」(Moscow Trials)是現代著名的迫害異端的例子。蕭伯納說得好：『我們不要愚蠢地以爲只有納粹黨徒，法西斯黨徒，和布爾什維克黨徒做這樣的事，而英國人絕對不會這樣幹的；其實我們的法律是建築在正統之上，而且長須如此，正如蘇聯，意大利，德意志的法律一樣，不得不如此。』『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中，民主教育是不能寬容的，因爲民主教育不可避免地超向共產主義，資本主義爲了對抗起見，不得不有系統地宣傳資本主義的學說而毀謗共產主義的教師，俾使我們所有的大都皈依曼徹斯特學派(Manchester School)』見(Bernard Shaw: Everybody's Political What's What? pp. 171, 160.) 維護正統幾乎成爲每一種制度共同的現象，我們勿需因爲歷代君主之罷黜百家而感到「禮教吃人」，便歸罪孔子個人。一種「正統」之所以具有「不能寬容性」(intolerance)，並非它自己要這樣，而是它的政治上的功用要它不得不如此。不過它之所以獲得一種制度對它的表彰，却由於它有意或無意地給該種制度以「理論的根據」。

我們可以粗略地檢討一下，中國二千多年的君主制度所以尊孔的原因。顯然地，君主所以尊孔，最大理由乃孔子主張尊君。關於孔子思想中正名主義以

…社會經濟條件與封建社會的統治形式相吻合，近人已經作過很精確的闡發，勿待我們贅述。不過我們應當特別注意，孔子是主張維持既得的利益的人，任何一種打破現狀的企圖皆遭受孔子的痛斥。季氏以八佾舞於庭，孔子認爲「是可忍，孰不可忍」。陳成子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向哀公說：「陳恆弒其君，請討之」。孔子作春秋，並非客觀地寫歷史，而是使「亂臣賊子懼」。因此，在中國二千多年的封建社會中，並不是每一個時候都在尊孔。特別是在易代之際，野心家奪取政權時，孔子卽被人奚落，猶之國民革命時代一樣。歷史上第一個用太牢祀孔子的是漢代的高皇帝劉邦，然而他在想效法秦始皇而尙未做到的時候，見了儒生，便摘下他們的儒冠來盛他的小便，或者開口閉口稱人「豎儒」。一直到他統一了中國後，從陸賈的建議中，才懂得「行仁義，法先聖」對於鞏固他的統治權之精神效力。叔孫通向他坦白地說：「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儒生替他定朝儀，別尊卑，他才「知皇帝之貴」，才懂得尊孔的必要。漢武帝之所以創造了表彰六經罷黜百家的玩藝，乃因爲董仲舒告訴他，這樣做才使「統紀可一，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當異族入主中國時，他們對這一點看得最淸楚。蒙古軍侵入中原時，將儒生抓來，分配於征服者將士做奴隸。到了太宗九年，天下初定，耶律楚材上奏說：「製器必用良工，守成必用儒臣」，皇帝便開始任用儒生。仁宗更明瞭儒學的用途，他嘗與羣臣語，握拳示之曰：所重乎儒者，爲其握持綱常，如此其固也」。像這一類的故事歷史上多得很。民國以前，雖有朝代的更易，並沒有社會性質之改變，也就不會有統治方式之根本的改變，所謂「禪讓」與「征誅」只是統治者的易姓而已。因此，自漢以後尊孔成爲原則，而且隨着君主集權的發展，孔子也就由師進而爲王，由王進而爲神。至淸末，孔子升有大祀，大成殿改爲九楹，無怪到了康有爲，孔子要成爲「敎主」了。

現在，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的論證。

一種不同的制度有一種不同的理論基礎，後者是前者的「辯護」(justification)，前者舉後者爲正統。

民主與君主是兩種極端不同的或矛盾的制度。

因此，在君主制度下，統治者不但絕對不會去表彰民主的理論，而且迫害之唯恐不及。反之在民主制度下，如果統治者去表彰君主制度的理論，便是對民主的不忠實。

當袁世凱做總統而下令恢復祀孔時，識者卽以爲那是袁氏稱帝的先聲。果然，袁氏在翌年卽黃袍加身。拿破崙的專制威權已經得到了國民的代表按照民主政體的種種儀式加以承認，他仍然覺得不够，還要請出敎皇來替他加冕，因爲加冕是君權獲得人民精神上的服從之歷史的根據。這樣看來，一個一再向人民表示實行憲政的政府，而年復一年地尊孔，決非是「天下可怪笑的愚笨」，而實在是洩露着在美麗的諾言的背後，有一個雖無專制之名而有專制之實的統治。尤其是以一個在革命時代曾經打倒過孔子的政權，而在革命勝利後已與過去取得妥協與和平，同時因豪强兼併而遭受到新的革命之威脅時，來鋪張揚厲地尊孔，我們不能不懷疑這是在運用中國歷史上少數統治者多數而企圖鞏固他「握持其綱常」時所運用的政治上之方便法門。

最後，也許有人說，尊孔是民主國家「信仰自由」的原則所允許的。反對尊孔便是干涉人家信仰的自由，便是不民主。這可以分兩方面來答覆。第一，我們所說的是政府的尊孔，而不是私人的尊孔。這在五四時代的人士已經看出了，如云：『使孔敎儕以私人團體立敎於社會，國家應予以與各敎同等之自由。乃專橫跋扈，竟欲以四萬萬各敎徒共有之國家，獨尊祀孔氏。』以國家的地位來表彰一種正統，卽是寓禁於尊，是不民主的。在另一方面，民主制度雖以「寬容」爲原則，但是它却不能寬容反對它自己的理論和行動。我們已經說過，在民主社會也有它的「正統」。但是民主制度之所以異於其他非民主的制度者，最顯著之點爲：民主的正統不是政府所表彰的，而是傳統和輿論所維護的。這也許是民主制度之所以不穩固的原因。當輿論不維護其正統時，它就束手無策；希特勒的統治所以能從威瑪共和國產生者，以此之故。反之，當輿論制裁反民主的理論或行爲時，正是維護民主的表現。

今年七月十八日倫敦論壇雜誌上有一篇名叫格蘭特（Jorathan Grant）者所寫的文章，其中有幾句話很有見地。格氏云：『西方文明已經再也不能像過去那樣引起人們尊敬，甚至於對於它所著發的民主的觀念都不能給以異口同聲的定義，而且因爲科學發明了新的屠殺羣衆的武器，已威脅着人類的生存。所以許多中國知識份子傾向於儒家學說所理想的過去，這是不是爲奇的。但是這種傾向對於目前中國政治的關係，却具有重大的意義。靜止的家長制度的儒家道德，對於個人主義的自由主義和階級戰爭的共產主義都是反對的；對於中國最近數十年中所建立起來的社會秩序是非常適合的。』可是目前中國所面臨着的危機，迫使我們不得不作社會秩序之重建。開明而偉大的政治家不應當以「光榮的過去」來反對個人主義的自由主義和階級鬥爭的共產主義，而應當以「將來」來反對它們，因爲歷史潮流像長江的水，只前進而不後退；人類曾經無數次以落後的觀念阻撓前進的歷史潮頭而激起革命的浪花。我們應當以民主爲原則在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的綜合中，開拓出新的天地。我們切不可「回到孔子」，那是後退，而且與民主矛盾。

如果政府眞是一本正經尊孔呢，民主便徒有其名；如果眞是決意實行民主呢，請從廢止國家祀孔始！

關於「中共往何處去？」

楊人楩

安平兄：原擬爲「觀察」寫的「中共往何處去？」一文，經過長期思索以後，覺得無法下筆，只好不寫。第一、一個不大容易接受宣傳的人，不易得到他所要的材料：中共宣傳所繪出的色彩似嫌過於美麗，反中共的宣傳也使我們具有「桀紂並不如是共惡」的感想。第二、假使寫出這樣一篇文章，雖然不一定能起什麼大作用，至少希望中共能聽得進去。現在內戰變成了「內亂」，中共恢復爲「共匪」，由「戡亂」而「總動員」以至於「剿匪」，兵連禍結。第三者當住了鋒鏑，只有望風而逃，還有說話的餘地嗎？第三、中共的理論與策略誠然有若干是我們所不能接受的，但在殺紅了眼而頭腦不能冷靜的時候，一經爭論起來，被中共罵作「幫閒」無關緊要，果使眞被利用來做了幫閒的理論，便屬罪過。

由於上述第三點，使我想起了自由主義者在目前對於中共應取如何態度的問題。自由主義和共產主義原是有距離的；自由主義者彼此見解既不同，此一距離之長度亦不因而不同。其中有同情中共者，有反對中共者；反共原不是國民黨的專利權。被中共譏爲小市民的自由主義者之所以反共，并不一定基於個人的恩怨與好惡，而是由於一種獨立的認識。任何政治上的主張與理論，無法使每一個人都接受，必然會有與之對立或相反的主張與理論發生。反之，任何反共產主義的政治主張與理論，亦無法使共產主義者接受而放棄其原所信仰的共產主義。我們儘管去批評或攻擊共產主義；共產主義卻不會因此批評與攻擊而被消滅，除非牠已喪失其存在之理由。我們要消滅共產黨，必須同時能消滅共產主義；反之，如果不能消滅共產主義，便無法消滅共產黨。自由主義者與共產黨是對立的；自由主義需要此一對立始能顯出其本來面目。自由主義決不因此一對立而消失其力量，正如其不會因有其他對立而消失其力量一般。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無法妥協，然而自由主義并不要消滅共產主義。不妥協便是鬥爭，在必須鬥爭的情況之下，自由主義者應當鬥爭。在目前卻如何呢？自由主義者是無法贊同內戰的，假使他無法阻止內戰，至少不應助長內戰。在這要以砲火與人民血汗來爭是非之時，理論上的爭論，其影響往往會不限於理論而已。在這力量強弱之爭代替了理論是非之爭之時，就是不信賴強力而只看重理論的言論，也宜暫時保留爲好；否則，理論一經曲解，便容易被利用爲助長內戰的工具。保留不是怯懦；其目的既在於減少助長內戰的因素，此種態度決不是懦夫敢於堅持的，至少在目前是如此。

「保留」爭論并非「終止」爭論，因爲自由主義者始終是不能接受共產主義的。這種態度可能引起「幫閒者」、「第三種人」、及「中間路綫」等譏評；此類譏評可能來自中共，然而往往是來自同情中共的前進人士。在政治主張上，我們實在不敢贊同「非甲卽乙」的說法；在甲與乙之外，可能還有其他。自由主義并不是介於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的，牠是與二者對立的；故此，自由主義并非中間路綫，自由主義者也不是居間取巧的第三種人。假使中共認爲自由主義者是些「幫閒」的「小市民」，正如若干國民黨駡自由主義者是中共的尾巴一般，同樣不合事實。我深深地覺得：進步的力量不應彼此抵消。今日的中國正如老牛拖破車，寸步難移；假使進步的力量彼此抵消，便只有使在困難中的中國，永遠停留在現階級而無法逃出困難。自由主義不怕諷刺，但是自由主義者不希望有此類不合事實的諷刺，因爲此類諷刺可能削弱進步的力量，以至於眞的幫閒而不自知。客觀原是不容易的事，憑着公式主義來衡量一切，卻是我們所不敢苟同的，人類的思想不是泥團而可配合在任何模型的。

如上所述的態度，原是兩面不討好的；故有人認爲如果不能非甲卽乙，就該乾脆緘默。緘默亦有其微妙的作用；無聲的抗議，其效力有時勝過攘臂疾呼。然而我們不能逃出實際：我們要活，同時也想到一切的人要活，我們不能緘默，我們要在兩面不討好的情況之下來爭取和平。多數人認爲今日的世界是美蘇對立，今日的中國是國共對立，此外不能有第三個力量；有則必屬於「曖昧」一類。這種看法，和「美國如不拿錢，我就找蘇聯」的敲詐態度是一樣可笑。美蘇之對立是事實，但是我們不能因有美蘇之對立而要延長中國的內戰。國際間變化莫測，美聯是否始終對立，決不是我們所把握得住的；何況美蘇之對立未必一定是戰爭。國共對立以至於內戰不息也是事實，我們如無消滅內戰的勇氣而認定只有「非甲卽乙」，我們就應加入內戰之一方，否則只有坐以待斃。利用美蘇對立來助長中國內戰是一種罪行，認定國共對立而不去終止中國內

戰，同樣是一種罪行。要消滅此等罪行，必須擯棄「非甲即乙」的定命論，而形成一個第三勢力來緩和此類對立的尖銳程度。我們既不願以任何形勢來為內戰之任內一方張目，自當不避「曖昧」之譏，而要在任何可能條件之下，為民衆求一條生路。我們也願以提醒國民黨的話來提醒中共：請重視中國民衆的福利。關於內戰的責任問題，不熟悉實際政治內幕的人，誠不宜輕下斷語；但就表面事實來看，中共亦有其相當責任。共產主義之目的也是要為民衆謀福利，儘管中共的政綱不悖於此一目的，可是避實就虛的作戰策略卻是違反了此一目的。拖垮國民黨固然不失為作戰策略之一，不幸先國民黨而被拖垮的卻是人民。中共的辯護是「不得已而出此」；此一辯護在軍事上或者站得住，在政治上是可能失敗的；因為此一策略須使人民忍受他們所不能忍受的痛苦，任何宣傳技術也難洗去人民關於此種痛苦的回憶。內戰終久要有一個結束。中共是否願意考慮一個可能最快結束內戰的方法呢？中共的口號是「打擊好戰者」，不幸遭受打擊的是些並非好戰的民衆。魏德邁要中共放下武器，這當然是一句不期待回答的修辭發問；我們不敢有此天真的奢望，然而我們不能不希望中共能考慮如何終止內戰的問題。

這封信的目的原只在說明文章不能交卷的原因。可是近來常聽見有自由份子嚷着要消滅中共，也常聽見有前進份子在諷刺自由主義者，故附帶申述我們對於這兩種態度的看法，希望能在消極方面減少延長內戰的因素。中共具有終止或縮短內戰的權力，我們不能不希望牠考慮如何運用此一權力。我不明白我這些意見是否值得發表，請你決定；至於內戰問題的本身，打算過些時寫篇「內戰論」來討論。

楊人楩，九月二十八日

美國的機器

（美國通信）

——記美國機械工具展覽會——

史超禮

本年九月十七到廿六的十日間，在芝加哥舉行過一次全美機械工具展覽，由這次展覽，我們至少可以部份地了解，為什麼美國在戰時創造了工業生產的奇跡，在平時成為全世界工業生產量最大的國家。同時故羅斯福總統戰時把美國化為民主國家兵工廠的豪語，在這兒也可找到充分的證明。

工業生產最主要的工具是「工作母機」（如車床）和「原動力」（如電力）。原動力的發生要依賴動力機械（如發電機）。動力機械的製造又依賴工作母機。歸根結底，工作母機是一切工業生產的基本（除了人力和原料而外）。這等于要燒飯非要鍋灶；要成衣非要針綫；要種田非要犂鋤一樣。假若把燒飯、成衣、種田擴張為「大量工業生產」的話，那麼鍋灶、針綫、犂鋤就湖當于它們的「工作母機」。

工作母機最基本地包括車床（Lathe）、銑床（Milling Machine）、磨床（Grinding Machine）、鑽床（Drill Press）、鉋床（Planner）、和其他特種機械等，每種機械又因性能不同可分成多種。例如車床一項就有炮塔車床（Turret Lathe）、高速車床(Speed Lathe)、自動車床(Automatic Lathe)等的區別。

這次展覽會的要點和特色就在此——就在它的工作母機。

在工業上，無論製造什麼東西，複雜的如飛機汽車，簡單的如洋釘縫針，都脫不了那幾種基本機器。你總得車圓、銑平、鑽眼、磨光、做成需要的大小和式樣。像一架B-29超級空中堡壘，雖然那麼龐大和複雜，然而折開來不過是幾千件零件（Parts）湊成的一個機械。這些另件都是經過工作母機直接或間接一樣樣做成的。沒有這些零件就沒有 B-29 ，沒有工作母機就沒有這些零件，再推下去，自然就推論到：沒有工作母機就沒有 B-29 了。——這頗像證一條簡單的幾何定理。

這簡單定理不但可以應用到一般直接由金屬零件湊成的工業製品，如手錶、火車頭，汽車之類，非金屬的工業製品也一樣可以應用。目前充滿上海市場的美國「玻璃」商品就是一個好例。這些「玻璃」（Plastir）實貝們全部得經過工作母機直接或間接的加工後，才能送上市場。譬如「玻璃」褲帶，首先「玻璃」原料就得經過化學煉製的手續，這就得利用到特別的化學機械。原料

製成後，又得用模鑄機。做成帶形，然後再切條鐵眼，配襯帶頭等等。化學機械，模鑄機從那裏來的？答案是：由工作母機製造出來的。至于鑽眼，切條子之類的工作，不用說更是工作母機的本行了。

在這次展覽會裏，工作母機充分表現了它們龐大的生產效能。

會場裏展覽的這些工作母機，當然不是一家公司出品。參加展覽的當然也不由一個公司。但主辦這次展覽會的却是一個單位——「美國機械工具製造家協會」（National Machine Tool Builder's Association），該會擁有約三百個會員。差不多全美國較大的工作母機和工具的製造廠家都給網羅在內 參加這次展覽的一共有二百九十五家公司，分佈在全美各地。西部到加里福尼亞（California），東北到緬因（Maine），南到塔克塞司（Taxes），沒有一州沒有公司參加。

展覽會設在芝加哥近郊的「道奇工廠」（Dodge Plant）。該廠戰時成立，由美政府出錢建造，而由道奇汽車公司負責生產管理。戰時專造 B-29 用的「榮特賽克隆 -18」式發動機，（Wright Cyclone-18 Engine）每具 2200匹馬力）現已停工。佔地約二百萬平方呎，外面看來儼然一個小小的城堡。在裏面看去，則見一排排的電燈，一列列的柱子，一眼看不到邊。這次展覽會只用了約五分之一的面積，約四十萬平方呎。雖然如此，站在川流不息的人羣和轉動不停的機器中間，也還是令人有茫然若失之感。

全場的排列大致有點像四川趕場的形式。每一家公司佔據一定的地面。地面的大小和公司的大小約略成正比。在這塊地面上，你可儘量把你的法寶獻出來。結果，雖然是些鋼鐵機器之類粗線條的硬性角色，經過匠心的佈置，也還顯得五光十色，相當可觀。

就整個排列的形式講，大的機器公司，出品多，展覽機器數量衆的多半排在展覽會場的中部，佔很大一塊面積，儼然成為展覽的重心。號稱全美最大工作母機製造廠的「辛辛那第「銑床公司（The Cincinnati Milling Machine Co.）就給安排在全場的最中心，約佔一萬平方呎的面積。大大小小的機器靠着邊沿一層層排進去，衆星拱月似的圍着該公司設在展覽會場的臨時辦事處。辦事處週圍圍着櫃檯，檯上擺着各種機器的說明書和單頁宣傳品。檯外邊，每架機器旁守着一個工人，一方面操作機器，一方面答覆觀衆的問題。機器並非空轉，都有材料裝在上面工作。操作者都是些精選出來的熟練工人，對機器都很熟悉。觀衆的普通問題都可回答得勝任愉快。遇到太涉及理論或其他較困難的問題，則介紹負責的工程師來回答。

美國的工業發展趨向專門化，工作母機的製造當然也不例外。參加展覽的二百九十五家公司，三分之二以上專長製造某一種或某幾種，甚至某一種裏面某一類的工作母機。因此每一個廠家的出品都有每一個廠家的特色。最普通的如車床，「摩勒克」公司（Monarch Machine Tool Co.）的出品以精細勝，利用電子能操縱（Electronic Control），同時重負荷大量生產的車床也不錯。「華勒斯未塞」（Warner and Swasey Co.）則以鮑塔車床擅勝，生產的效率特高。「勃朗夏甫」（Brown and Sharpe Co.）的車床構造簡單價錢低廉，在工作效能方面也並不減色。有些公司（如「勞敦」Norton Co.）專精一項機器的製造（如磨床），全部精力都集中在該項機器的製造和研究上面。有些較小的公司專磨工具或配件，對于工作母機本身的製造並不過問。這樣一方面可以節省有限財力人力，一方面可把這有限的財力人力加以充分的利用。

由這次展覽會裏，美國機械工具製造業至少表現了下面三個特點：

第一，工作母機開始採用電子能操縱設備。工作母機的發展，最初是一架馬達經過皮帶或鍊索來帶動許多部機器，還在老式工廠還可看到。進一步，每架機器帶一個馬達，機器的動力既增强，工作又方便。等機器的體積和負荷都增大，操作變得更複雜時，一架工作母機可能帶幾千馬達，每個馬達担任一定的任務，整個機器再由繁複的電路來操縱，這較一個馬達自然又進了一步。但跟着電子學的發展，如今又有了利用電子能來操縱管理的工作母機。在這方面最顯得出色的是前已提及的「摩勒克」公司。該公司製造的特種形模車床（Shape Master）專車特別形狀的機件或鏤彫浮面花紋。這一類車床的操縱上（Control Panel）除了習見的開關（Switch）和電路而外，還裝有大小不一的真空管（Electronic Tube）作為電力能操縱的標誌。電子能操縱利用在這兒，其優點在準確精細，許多人為的誤差可以消除、同時效率也可提高，目前採用電子能操縱設備的廠家似乎還不多，這也許由于經濟或專利權的關係。然照進化的歷程看，這種裝備一定會逐漸普遍起來的。

第二、工作母機分工的精細和特種機械的發展，工作母機因需要和作用的不同，由簡單逐漸發展為複雜，愈分愈細。最後製造某種機件某種特別的機器，例如製造發動機曲軸(Crank Shaft)就專有曲軸車床(Crank Shaft Lathe)。在大量生產工業部門中，有時為應某一個操作（Operation）的需要可能發展一種特殊的機器。再以曲軸為例。為了要增加曲軸的生產，（無論在戰時或平時，無疑地這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吉夏特」公司（Gisholt Machine Co.）設計並製造了一套特殊的設備，把曲軸動力平衡機（Dynamic Balancy

[illegible]成爲一個系統，以電操縱。工作只要裝卸曲軸，校對指標，其餘平衡和校正爲工作完全由機器自動操作，又快又準確。這樣生產量自然提高。

第三、工具(Tool)製作技術和材料的進步。工作母機少不了工具。工具不好，再好的機器也不能充分發揮它的效能，工具中最重要的是割切工具(Cutting Tool)，如車刀、銑刀、鑽頭之類。美國一般製造工具的廠家，一方面和機器公司聯絡，在工具製作的技術方面求進步，另方面和鍊鋼的公司合作，在工具材料的準備方面求發展。(展覽會場中會見到重 5200 磅的大銑刀，就是這種合作精神的結果。)高速鋼(High Speed Steel)工具的應用已變成家常便飯，炭精鎢鋼(Tungsten Carbide)工具的應用也非常普遍；這兩項工具是大量生產的必要條件之一。和工作母機製造廠家一樣，工具製造廠家也分工很細。有的專製車刀銑刀，有的專製鑽頭，螺絲公(Tape)，有的專製樣板(Gage)。分工的結果，每項工作的鑽研可以更精，進步，也更快。

除了工具以外，工作母機操作異常有關的還有滑油(Lubricating Oil)、冷却劑(Coolant)、軸承(Bearing)等。不用說這些也另有公司專門製造。

由上面三個特點，可知美國工作母機之所以具有龐大的生產效能並非偶然。同時美國在戰時及平時工業生產力的強大也由此至少可以得到部分的說明。

再就展覽會的本身說，這次展覽並非第一屆。第一屆遠在十二年前(一九三五年)就已經舉行過了。「機械工具製造家協會」之所以選擇今年，主要地因爲美國的機械工具製造業目前正當最景氣的高潮。據該會負責人經過詳細調查以後的估計，本年(一九四七)全美國有六百四十三家公司要購入8,669架工作母機及工具配件，3,477 架工作母機以外的普通生產機械；同時要在24個大量生產的工廠，99 個辦公廳，和 56 間工程設計室裝置全套的冷氣設備(Air Conolitioning Eguipement)。不用說，這是一筆可觀的生意。至于整個一九四八年的貿易總量自然要較本年爲高，約超出本年的爲分之21.4。

更重要的是美國機械工具對外輸出額的增加。這主要地因爲美國在世界市場上缺少有力的競爭者，幾成爲獨佔的勢力。戰前，德國爲機械工具製造業很發達，輸出量很可觀，成爲美國的勁敵，日本在這方面也不算太弱。目前這兩個國家已暫時由世界市場上消失。其餘幾個機械工具業較發達的國家如英倫，捷克，法國，經過戰爭嚴重的破壞，目前生產量自供尚嫌勉強，當然也無法和美國抗衡，反之所有受戰爭影響的國家急待建設，都急需大量的工作母機和工具，因此造成目前美國機械工具製造業前所未有的黃金時代。據展覽會負責人估計，一九四八年美國機械工具對外的輸出量可達全部生產量的百分之20到25。

美國人的生意眼最敏銳，做生意的門檻最精，這次展覽會，主辦的「機械工具製造家協會」單單爲了佈置會場就花了一百萬美金，這錢當然不是白花的。展覽會最主要的任務並非爲了教育，而是爲了宣傳和廣告，宣傳和廣告的目的則在做生意。看展覽會的並非像我們中國多半由學生捧場。到這兒來看的多半是與工業有關的人。全美國的製造工業，由最大的如「通用汽車公司」(General Motors)到西南偏遠州縣裏幾十個人的小工廠都派有代表參加，有的甚至由各該公司的總經理，總工程師親自出馬。這些人來參觀，一方面看，一方面比較研究，看到合用的機器就買。結果這展覽會差不多等于一個競賽會。每家工作母機和工具製造公司儘量地把自己的優點表現出來，好招徠主顧，而買主也正好一家家看、問、比較、研究、找出最合他理想的機器。譬如說買一架磨床，你可去大大小小幾十家製造磨床公司的展覽地點去看，請他們把最好的機器拿出來表演，並把你的需要告訴他們聽。等到跑過一遍以後，你心目中自然有了一個數目。

這個展覽會，不但美國自己的工業界有代表來看，其他國家也有代表來參加。例如法國，有家公司就派兩個工程師特地由巴黎趕來。在會場中可以看到各國來的人。印度，亞拉伯，墨西哥，比利時，尤其南美國家的代表特別多。實際上也難怪，近年來只有南美州國家和美國做的生意比較多。我們中國自然也有不少人來參觀。然而多半停頓在「看」和「問」的階段，「買」的似乎很少。參加的總數據估計，十日內至少不下十五萬人。芝加哥幾家較大的旅館都給擠滿了遠客，來的聽他們滿口談機器，不問可知是來參觀展覽會的人。

「美國機械工具製造家協會」花了一百萬美金佈置會場，花了更多的錢把機器從各地運來芝加哥，(有的機器重到幾十噸)舉辦了這次展覽會，有什麼收穫沒有？有的？主辦的人會咧了嘴告訴你：僅僅在這展覽的十天裏，參加展覽的二百九十五家公司，就做了約三萬萬美金的生意！

——九月廿八日于美國威斂氏堡。

本刊傳統

一、祇要無背於本刊發刊辭所陳民主、自由、進步、理性四個基本原則，本刊將容納各種不同的意見。我們尊重各人獨立發言，自負文責。在本刊發表的文字，其觀點論見，并不表示卽爲編者所同意者。

二、本刊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刊載不署眞姓名的任何論文。

觀察通信版

重陽風雨！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南京通信）天氣進入暮秋，棲霞山的紅葉，襯綴着斕縵的秋光。斜風細雨，又是重陽景色。國民黨的內部波瀾，隨着這次指導選舉而擴大。一次風波，顯露着一次深刻的內部矛盾。百孔千瘡，內憂外患的政治當局，眞有點風雨淒其之感了！

國民黨競選指導提名制度，本來是逼出來的。此事的動機有內在的與外在的。先說外在的。三黨共同行憲，國民黨搭上民青兩個沒有羣衆的空架子政黨，來湊一個「行憲」之局。無論如何，國民黨不能遺棄他們。青年黨某要人在中央日報座談會上說的好：「如果這次大選，沒有民青兩黨人員大量參加，現政權如何對外人交代下去！惟其如此，才「吃定了你」，硬要國民黨「護航」，保障他們出來。如果依法選舉，自由報名，以提名方式出馬，恐怕有他們的份兒？」是聰明的國民黨當局，便想出這條控制黨員競選，「普選由地方選舉推出，省級加具意見，報中央圈定」的辦法來了。加之黨內黨團雖然合併，而勢力之分野如故。黨團工作人員和他們所樂於支持的人，如果各弄乾坤，自造分裂，也不好看相。再說黨內的自由開明份子，和各地方有聲望的同志，最利於公開競選。這些人對中央一切，未必無條件的擁護，將來有事之時，不易控制，只有以指導圈選的方法，申之以黨紀，責之以大義，才能壓制這些傢伙不出頭！這是內在的要求。有此兩點，這個指導圈選的老調，便重彈起來。

這幾天，各種選舉會報，均已結束，名單多已送到中央。已經知道的有蘇、皖、浙、豫、川幾省。打開省級所選的名單看，大多是黨工、團工、和省府有關的人當選。江蘇省，在鎮江鬧的凶，好幾縣的國大代表，與好幾區的立委候選人，其應支持的，多係兩人並列，送到中央來。安徽的國代候選人，在省方是這樣的分配：幹訓出身的第一位，青年團次之，黨方佔的最少。南京市更是全部「黨官」，現在市內黨員候選人已公開上書了。

這些落第舉子，都要大鬧一番。在十月廿一、廿二兩日，國民黨中央，已接見了幾批請願者了。參政員和憲政實施協進會的一羣，鬧到中央黨部。正巧指導會報正在舉行，只好不終席而散。上屆國大代表們埋怨着說：「現在用不着我們了！」本來國大已開，憲法已舉手通過，還用的着嗎？

目前京市國民黨內對此一風波，正方興未艾。聰明的，上書總裁，請變更圈選辦法。強梁的，揚言回家自由競選，拼、制裁，選出來再看。軍人集團，更聲色俱厲，力爭選舉的比例。但概括言之，都是以取決於國民黨為惟一途徑，都認為「一圈萬事足」，眞不知四萬萬阿斗們，將來「那搭兒發付他」！

首都的輿論，反統制最凶的要算新中華日報支持人孫蘊迦。他在去年國會中，擁有聯誼社羣衆，對中央統制一派，頗表異議，今年又在京市競選，自然是決定的失敗了。這種反統制的議論，漸漸有力，連陳立夫對請願代表們都說「圈選的辦法欠妥」，諉過於「上面」。如果黨當局不善應付，可能鬧一次分裂！

這幾天南京政治圈內的人，的確為蒲立特報告所興奮。這位先生來南京，頗受當局的特別優禮，發表了許多高見。京中盛傳借款可望到手，有四億元的實物已可撥付之說。據說是王世杰外交手腕的成功，因此對前途的悲觀已漸減少！但逼人的烽火，與不可抑止的物價，如何可以樂觀？皖中巢湖一帶，為南京物資的補給區域，本月以來，舒城兩失兩得，城內一切蕩然。廬江縣第二次失守時，殘害甚烈。滁湖區域的鄉村，似乎好多建有「解放政權」，這對南京是威脅之極的！東北的戰事，陳辭修到後未能深研全局，只以保瀋陽為急務，把惟一的精兵第一軍調來西平街，長春的外圍幾個據點才紛紛放棄。聽說孫立人將軍，在陳去東北的時候，曾坦白地面陳今後應採取的策略，主張「守據點」、用遊擊、避實擊虛、主動運用，配備足夠的空運與汽車」但陳總長未必能全部採納。以中國現在重系統不重人才的情況，這個重要的地區，不見得就能付託給這位「頗有企圖」的將軍！台灣的新軍訓練，已將開始，第一步是訓練現役軍隊。設備雖不如理想，遠遜史迪威在印度訓練的規模。眞正發揮效力，還要待美國的正式援助到來。

練兵既「遠水不救近火」，各戰場的兵力又不能抽調，所以蘇皖北部的陳毅與大別山的劉伯承兩股暫時恐難「殲滅」。本身政治不能徹底改善，內在的矛盾，反因無謂的選舉而增加，所以眞正「忠黨愛國」之士，也都搖頭太息而莫可如何！據說前兩天蔣××和江西的幾位，在馬群興吃飯，狂飲至醉。酒後感慨地說：「到中央來一切無辦法，許多法令，綑綁住手腳，無從展佈；人事摩擦，明爭暗鬥，消失了工作力量；機構重疊，各有背景，無法裁併，還不如到各省去做縣長，能為人民服務之有用！」這個有勇氣與熱忱，而又有無比的聰精之人物，還這樣牢騷，眞令人不解！究竟中國政治的病源在那裏？從競選糾紛看國民黨，從國民黨看中國軍政還鄉，眞是「蒼茫風雨」呵！

（十月二十五日）

陳賡南渡與陝豫局勢

鄧一成

（觀察豫陝通信）八月二十二日上午四時，大雨初晴的一個拂曉，一百多隻木船，分成三路，像三支箭似地，射向勞河最狹的渡口——狂口。

陳賡的南渡，河南的軍事當局不是不知道。可是知道也沒有辦法，那時山東局勢正緊着，劉伯承又像一柄利刃向心臟地帶衝刺，所以便宜了陳賡。在他們南渡的初期，就是頭五天，武裝隊伍過來的只有五六千人，其餘都是利用水筏蘆渡江的徒手隊伍，並聲言「過江來裝備」。在兩星期的戰鬥中，地方團隊損失了十分之七八的武器，尤其是嵩縣的團隊損失最大；民國卅三年中原會戰時，當地老百姓很發了一筆武器財，這次竟裝備了陳賡。

豫西戰場國軍的人數，只有陳賡的三分之一，所以處處挨打。陳賡「吃」的戰術，在豫西「表演」了幾次，最成功的是九月十四日的靈寶之役與十七日的陝州之役。靈寶和陝州的戰鬥，不屬於李鐵軍的指揮系統，而屬於胡宗南指揮。陳賡首先孤立了陝州，截留了幾十人監視陝州，開始「吃」靈寶。胡宗南派了三團人馳援，可是在閿鄉以西的地區，就被截擊，無法增援。陳賡對於陝州的圍困，使得國軍不得不放棄任何增援的希望。靈寶陝州二次戰鬥的結果，就是這次陳賡

發動洛陽威脅戰的本錢。陝縣之役，國軍的折損相當可觀。青年軍第二〇六師第二旅的少將旅長，第三團的少將團長，還有很多的校尉級軍官被俘，第十五師旅長譚某被俘後，又脫險歸來。重武器的損失，使陳賡敢於嘗試洛陽的攻城戰。

另外一次大損失，就是第十五師武延麟部於九月出擊鐵門的失敗。這次的挫折，使韓均以每日十里的速度沿鐵路綫向洛陽進逼。第十五師潰敗的原因，人言各殊，但一致的結論認爲武延麟本人不應負這次戰敗的責任，因爲出擊鐵門在戰略上犯了很嚴重的錯誤，而武本人曾反對此次出擊。陳賡曾揚言豫西只有一個李楚瀛的第三師是可以打的部隊，準備與之一決雌雄。正當第三師取了洛寧之後，陳賡已完成了「一決雌雄」的準備。洛寧的隊伍先期撤到外圍，就在九月四日至七日，在韓城與洛寧間打了一次硬仗，結果是猛攻洛陽。到現在，一般人對他們攻洛陽的企圖有幾種看法。其中有一說較爲新穎，就是說陳賡在豫西的物資掠奪爲數極多，尤以棉花，糧食二種爲最，總運不及。這次集中了三萬人，對洛陽採攻堅形勢，一方面固在試探國軍實力，想撈點好處，另一方面，他在東起狂口，西迄智興的各渡口發動民伕，日夜的將物資撤運過河，國軍正忙於應付他們的攻城戰，空軍也無暇去作阻撓的行動，所以有人說這是試探性的掩護進攻。另有一說，是說陳賡的行動在於聲援南下的陳毅。本來在鄭州開封間的機動隊伍，可以用來對付陳毅，可是爲了挽救洛陽的危局，不得不又投擲十個團的兵力在豫西戰場。據說顧祝同曾表示豫西匪軍不足爲慮，兩個精銳的整編師就可以對付，可是現在五萬左右的國軍膠在豫西了。

陝北的軍事形勢，最爲外人關心，但是可以說沒有一家報館對這邊局勢有過報導。胡宗南封鎖消息之機密，也是全國各個地方所不及。攻佔延安表面上是胡宗南的傑作，實際上是他的一大累贅。國軍被吸住在陝北的，達八個整編師，十萬人左右。可是現在除了延安與榆林據點外，其餘各地，莫不在風雨飄搖中。就連與西安爲隣的關中區，也不能確保。延安，榆林的公路，除首尾外，全在彭德懷控制中。現在葭縣，米脂，綏德、吳堡，清澗，瓦窰一帶是在彭德懷直接控制之下。王震擁有的隊伍四個旅，從未離開過延安六十里。據說胡將軍抵延時，王震廣播器竟詳細地報告胡將軍的行蹤。在韓城郃陽及關中區一帶活動的是王世泰部，山西陝西的走廊又落入他們手中。十月十一日清澗之戰，是國軍吃虧最大的一次。第七十六師，是胡宗南的基本隊伍，王震以三個旅的兵力在清澗延川延長的三角地帶中，截擊了這支國軍。師長廖昂（四川資中人）及旅長一員團長二員司令部的幾個處長，都沒有能突出重圍，陝北局勢面臨收復延安以來最嚴重階級。國軍縮短防綫的結果，使彭德懷，王震對陝西中部的壓力加大，即使西安的軍事當局不宜佈戰訊，可是他們內心中的戒備，是很强烈的。本來西安市的麵粉是由市政府强迫評價以致麵粉絕跡。胡宗南就表示：評價倒可以，等到西安萬一有了情況老百姓沒有糧食，這就以市政府是問了！嚇得市政府馬上取消評價，改爲議價，胡宗南又令市政府轉知市民每人必須準備三月之糧，以防萬一。西安的城防也在加强，老百姓們攤派了一百多億元，這一切都表示陝北的「土匪」並未肅清，即使封鎖消息到天衣無縫老百姓還是清楚得很。因爲官方的諱疾忌醫，老百姓們對戰局更爲疑惑。據延安傳來的消息：「匪黨的中央機關在臨縣與葭縣二處，毛澤東，周恩來，陳伯達駐臨縣境之雙塔村，彭德懷之指揮部在陝境之葭縣」。由此可證明他們並不是一般所傳的到了佳木斯，而仍在陝北，晉北地區。他們不會忘掉這一塊經營十餘年的老家，現在國軍對於陝北補充兵員也存有戒心，對於來歸的難民也不敢利用。

陝南的局勢好似和緩了些，可是有兩個三角地帶，他們從來離開。一個是閿鄉、閿底、渭南之間的地區，另一個就是三要司、朱陽關、山陽之間。據有資格人士判斷，豫西，陝南的這兩股，短期內可能合流向川陝鄂邊境移動，而想在川陝鄂之間，取得一個較長久的就食之地，因爲豫西的物資爭奪戰將告一結束，李先念的殘餘部隊在川陝鄂地區蟄伏的並不是少數。

陳賡這次在豫陝的竄擾，是一本萬利。物資到了手，運不完的棉花還在洛寧盧氏一帶拋出了不少。價錢又有市價的十分之一。武器補充了兩萬多支步槍（大部份是團隊的），還有不少的野炮和機槍，八月二十三日過來萬餘人，九月初又過來萬餘人，而現在陝南豫西的匪軍已逾十萬人。這超出之數，不用說是「滾雪球」的成績了！

（十月二十三日西安）

（上接二十頁）這就是說處在一個鄙視世俗生活的地位，使我們很好奇地觀察牠，而對於世人一切所喜愛的總覺得是外行的奇異。

我絕對與一般以小說「虎」你而毫無理想的文人們斷絕往來。

我從不讓一個訪員記者進我的門。我儘可能的嚴格禁止人們描寫我的個人與我的生活。

所有發表在巴黎各報這類的記載，都是假的。

我祇讓人們讀我的書。

我已有兩次拒絕勛章的頒贈了。去年我又拒了入法國學士院。這些是爲的免除一切人事牽連與惱人恩義而得到自由。是爲的得到與世無掛無慮，專心工作。不錯，我曾答覆過巴斯極塞夫小姐 (Marie Bash Kirtseff) 的來信，但我從沒有願見她的面。她給我寫信說可見到我。但我已去了非洲，我答覆她說這個通信已經夠了。她已死了。自此，在我並不認識的她，她母親告訴我說她還寫了好幾封信寄給我的．我從沒願意去取閱這幾封信，雖然有向我不斷的懇求要我取閱牠。

我差不多完全生活在這小艇之上，爲的是與任何人也沒有交往。

我祇很稀罕地去去巴黎，爲的是要看看他人的生活，爲的是在巴黎替我的書找必要的材料。

至於我將我的照片寄給了你，這是因爲人們有許多信來催迫我請求我，我就讓人們拿去發賣好了。

至於說我自耀於人，非也！

我爲對世人而得到解放，又將有六個月的失蹤。

你看我們的性情，是很少相同的呢。

但我要向你致敬禮，小姐！

莫泊桑」

讀這三封信最足令人傷感的，是那時的莫泊桑，已經到了不能工作的時候了。就在寫這三封信後不久的日子，他曾給他的朋友佳查立博士 (Henry Cazalis 即 Jean Lahor) 去信中有下面這幾句話：

「我絕對是完了。我甚至於已到昏迷的境界了。我患了腦筋軟化症了。牠來自我用鹽水洗我鼻腔之時。在我腦中起了一種腦的醱酵作用。每晚間我的腦汁都由鼻孔流出，我的口裏有粘液的塊子。這是死亡快到了，我是瘋了！

再見吧！朋友，你不能再見我了！」

在一八九二年一月二日莫泊桑有自殺的企圖。九日，被送入蒲郎士 (Blanche) 醫生的瘋人院。十八月後便死於獄中。可憐阿佳小姐的單相思病。謝謝她對莫泊桑的傾慕，引出莫泊桑這三封信來，使我們從這些信中，明瞭他許多不易得知的性格與史料。（自巴黎寄）

記劉伯承南下中的安徽黨政軍

曼容

（觀察合肥通信）安徽的黨政軍在抗戰時是一元化，由現任李主席總攬大權，當然沒有什麼磨擦。抗戰勝利後，中央實行各省黨政軍分治，於是由劉眞如出任省黨部主任委員，省主席還是李品仙，軍事方面，李品仙雖然還兼任了全省保安司令，那僅是有名無實的三個保安團，眞正的軍事大權，完全在第八綏靖區司令官夏威手裏。劉眞如是安徽人，抗戰時期，曾一度主持過安徽黨務，後來因爲與李不和去職，這一次捲土重來，表面上黨部與省府是好好的。可是內心裏誰也不滿意誰，黨部說省府胡搞，省府說黨部爛污，大糾紛雖然是沒有，小磨擦數見不鮮。今年七月劉眞如去世，在李品仙心中，以爲卸去了一件心事。那知事實與理想，往往背道而馳，偏偏不湊巧，中央又派來了一個陳訪先。陳也是安徽人，是倒李派中的勁旅。死了一個張三，又來了一個李四，對于李品仙確是一件傷腦筋的事。陳來了以後，黨部與省府，平日就不大往來，「憂戚相關」更談不到。省級如此，縣級亦然。

這一次劉伯承南下，是九月二日上午八時攻陷六安，六安離合肥（省會）僅僅祇有一百八十華里，有公路可通。汽車兩小時可達，在平靜的皖中，突然來了這一個變動，這是相當的驚人的了。況且當時的合肥城防，祇有保一團二個大隊，和夏威帶來的一個警衛營，加之戶口不清，城牆殘缺，城防很成問題。李品仙因爲兼任了保安司令，老早就得到情報，已作退一步的打算。可是前任失和，現任不調的省黨部，一直到三日正午，才知道這個噩耗。陳訪先急得抓頭頓足，寄通知都來不及，當時用電話召集了幾個委員，開了一個緊急措施會議，决議一面先派兩個委員分赴蕪湖安慶覓訂地址，準備搬遷，一面趕速整理內部，調查職員眷屬，另一面向公路交涉交通工具。可是水路的小輪同民船，完全被當局封鎖。公路方面，公路局的覆函，僅僅是「戡亂期間，軍運頻繁，無車可撥，諸希公鑒」幾個大字。省黨部在這種情況下，祇有聽天由命了。但是省府各機關的文卷，職員，眷族，四日上午統統搬上了車船，整裝待發。省級如此，縣級不用說，往往兵臨城下，縣府總是安然撤退，黨部大都是倉惶出走，這是安徽黨政分歧的尖銳寫照。

國防部命令指揮全皖戰局的，是第八綏靖區司令官夏威。夏係廣西人，雖然與李同鄉，但是自北伐一直到現在，心中總是有一層隔閡。夏威於二日下午到合肥，僅僅帶了一個警衛營。三日同四日上午，也沒有來一兵一卒，當時距離合肥五十華里的雷麻店，花子崗，完全給共軍攻陷，這是給合肥一個很大的威脅。李品仙挺不住氣，手令省府各機關遺散職員眷屬，搬運文卷。這個消息，給夏威知道了，與李大鬧特鬧，以爲這是渙散軍心，影響民衆。李沒有辦法，於是又把「原令追回」。後來六安舒城相繼爲國軍克復，白崇禧張厲生給李主席來了兩次電報，表示中樞聞訊欣慰，語多慰勉。這個消息，爲省府新聞處所辦的政聞新聞社發出來，在李扶持下的公正報更大吹大擂，在該報九月廿五日四版上，用特號字標題，標了「李主席殊榮」的五個大字做第一條。第二天李主席看見了，一方面以爲太肉麻，一方面未免給夏威的面子上不好看，以免再生誤會。即刻把新聞處處長找了去，數訓一頓，想挽回辦法。於是由李出了一個主意，發動合肥人民職業團體獻詞向夏威致敬。第二天公正報又在同版同地位的報上，標了一個「萬民崇敬夏將軍」。

夏威指揮全皖作戰的，計有第七，第四十六，四十八，七十四，八十八師。七十四師是負責合肥城防，由保安副司令兼城防司令張湘澤直接指揮。張與夏到也相安無事。四十六，四十八，第七師，都是廣西部隊，當然沒有什麼話說，祇有八十八師是湖南部隊，師長張世光，表面上接受夏威指揮，心裏總是不大悅服，當中就有了間隙。這一次八十八師X旅，在六安的張家店地方。因爲孤軍深入，被共軍四個旅包圍，打了一晝夜，結果被打垮了兩個團，於是怨言更多。張師長說夏威沒有給他的部隊休息的機會，就開向前方，又不派接應部隊，令其孤軍深入，夏威說「兵貴神速」，不得不如此。現在八十八師完全駐在六合交界的隻河一帶，按兵不動，表面上是收容，整訓，實際是「相應不理」。聽候中央解决。

舒城失守後，保安第一團突圍退到了花子崗，有一部五十六個入，被打散了，由小路預備逃回合肥，恰巧遇到了八十八師的搜索部隊，故意留難，不予放行，並且把他們全部繳了械，用裹腿帶一個聯一個綁起來，喊了一聲「向後轉」，「蹲下」，就在這時三面槍聲齊發，除了一個倖免外，其餘的五十五個，就在一聲「媽」的喊叫下，離開了人世，作了搜索部隊的戰果。這一幕慘絕人寰的悲劇，現在已把八十八師肇事的一個副團長同四個排長拘押起來，現在各方還派員偵察，後事如何，未可預測。

十月十三日，城防司令部，帶了夏司令官的手令，嚴禁散兵游勇進城，這在表面上是很堂皇，實際這就是禁止八十八師的潰退部隊進城，以免湖廣部隊發生衝突。

田糧處 糖菓政策

糧食因開禁的影響

（上接十六頁）

爲恐怕法幣貶値，早已把它拉來購買實物了。第一批是在商務印書館買了中學生文庫五十部，及其他方面的教科書，共約法幣五億元。第二次是以八五折，每兩二百零四萬元，向建設廳購得黃金三百兩，劃正以其剩餘款項收購谷米中。

，如一匹脫了韁的野馬，猖狂疾馳。今日頭機米每担已緊扣四十萬大關。長市新聞界，紛紛撰文指責，老百姓怨聲沸騰。田糧處爲得堵要封閉新聞界的嘴巴，昨又草出了一道「糖菓」妙計，說新聞界生活清苦，應予以「平價米」優待，幷草訂章則，定下月開始實施。爲得加强感情上的聯繫，幷定於日內招待新聞界。

記者爲新聞界一份子，生活確夠清苦。對當田處如此德政，固至誠感謝。但是當前嚴重的糧價猛漲，恐怕已不祇新聞界一環，而是整個湖南三千萬同胞共同感受的一個大威脅。我不希望政府當局單獨的對新聞界有所救濟，而是要救救整個生活在苦難中的湖南同胞。現在寒冬轉瞬即至，沒有衣服穿，又怎麼能夠再沒有飯吃?!

（十月十四日寄自長沙）

廣告價目

三十六年十月十五日訂

本刊銷行二萬三千份

封底	
全面	三百六十萬元
半面	一百九十萬元
1/4面	一百萬元

湘糧開禁重禁前後詳記

胡人章

（觀察長沙通信）把中國縮成如秋海棠葉的畫而上，湖南雖祇占一個角落，但因土地肥沃，糧產豐富，就營養了這片葱綠可愛的葉子。在歷史上，稱爲「糧庫」。稻子年可二熟，主產於環洞庭湖與湘資各流域，尤以湘江流域所產最多，除本省自給外，尚有大量輸出，所謂：「湖南熟，天下足」。近年來雖然遭了一場大火（長沙大火），四次會戰（湘北會戰），幾年淪陷（岳陽長沙先後淪陷幾年），但都從艱苦中掙扎過來了。不料勝利以後，反帶來一個空前的大飢荒：去年衡陽，零陵等縣老百姓吃草根、樹皮、觀音土，老弱死於溝壑，壯者流浪四方。後來，雖然在洋先生們的施捨下，從麥粉、湯粉，罐頭裏救活了性命，拖到今天，滿望豐收可以得到休養生息，但想不到這已經患着嚴重的貧血症脆弱的人，又遭到了貪婪殘忍的抽血。那就是湘糧的開禁。

開禁前後

隣省的廣東是一個素來缺糧的省份，大戰之後，缺糧問題更爲嚴重。卽平津滬漢各地，糧價亦漲得驚人，都期待外糧接濟。獨湖南糧食便宜，誰又不希望打開這個倉庫之門？古人曰：「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何況，現在還有一般投機份子，米蛀虫在打主意。於是，這糧庫之門終於打開了。

七月十六日，省府開了一次會議，會議中主要的課題是討論糧食開禁。提議人是省參議員王鳳山、陳雲章、王力航等，理由是：本年糧食豐收，據可靠估計，正糧可達一億五千餘萬石（常年收成正糧爲數約一億二千餘萬石），雜糧爲二千八百餘萬石，而本省每年實際需糧祇一億一千五百餘石，照此比例，尚餘三千餘萬石。由此推證，本年糧食自給尚有餘，再加上去年度存糧，當然是綽有餘裕。再就運輸力量而言，每月運出省境糧食，最多決不致超過五十萬石（指米而言），以這個數目計算，湘糧的開禁，可以救濟廣東糧荒，於鄰省有益；可以提高糧價，於本省農民有益，這樣有百利而無一害，何樂不爲？於是這一場會議，就像一個鑰匙，打開了這封閉已久的大門。

這議案的成立，會議人員自譽爲民主，因爲提議人是省參議員，出席有各縣各處首長。可是會後就有人議論，說這是「參議員打主意，教育廳想捐獻」。因爲省參議員中有好幾位是綽號「濱湖洲土大王」的，如王鳳山、霍方瑞、戴昭明、陳雲章、王力航等，他們都是過去做過官，經過商，積蓄有無數田產的。當此菊黃蟹肥豐收之後，倉裏谷子實在無法容納下去，便宜的拋出去吧，眼望着平津滬穗各地的米價賣得那麼高，實在心有未甘，於是就共同想出了這個「開禁」的妙計。

一件事情的決定，當然亦不是這樣簡單，何況這是影響到本省全體人民利益的一件事。所以有人說，他們這個妙計的決定，是首先與當朝的幾個重脚商量了一番。這個「開禁」的高見，又不知怎的在敎育廳長王鳳喈腦子裏起了變化，於是又與省田處及幾個有關機關打商量，決定在每石出境糧內抽款五千元，米一萬元，定名曰「復員敎育捐獻」，好像抽利得稅一樣，以便協助湖南敎育復員云云。所以這樣重要一個問題，祇在會議中討論到一個鐘頭，就順利而愉快的通過了。

外運登記

爲了要徵收復員敎育捐獻，七月二十一日，於長沙市成立了一個「谷米外運登記處」，并於靖港、湘陰、蘆林潭、岳陽城陵磯、華容、注磯口、梅田湖、點魚鬚、南縣三仙湖、安鄉梅景港、黃沙河、宜章，自隴等處設置了稽查站，專司辦理登記，及繳納捐獻等事宜。

自登記處成立後，第二天省府又舉行了一次會議，通過移運粵省食米五萬石，這是開禁聲中，首批出關的谷子，從此登記者絡繹不絕，「湘糧解禁」，乃大開方便之門。

一個謎

糧食開禁，像黃河掘口，大有一發不可收拾之勢。一時街頭巷尾，議論紛紛。有說省參議員×××，夥同產區某某田糧處長及某某把關守卡的稽征官半登記半走私，大批外運；×××參議員又利用了「中原」公司的招牌，×××參議員也打出了「中美」公司的幌子，在上海廣州各大碼頭，設置行莊，專營糧食生意。

在這情形下，自七月二十一日開始登記，截至九月二十日止，登記處共收入敎育復員捐款二十九億六千一百六十一萬零五百元（岳陽及其他各地登記不在此限）。以米每石收捐款一萬元計算，則共登記出口米二十九萬六千一百六十一市石零五升。可是，在那幾天本市十數家報紙的記載，最少數目的，都說是在一百萬石以上了。卽僅以一百萬石計算，那麼還有七十幾萬石米那裏去了呢？它又是如何離開湖南的呢？這就是一個不可解的謎了。

據糧食外運委員會規定，如非經政府審核合格之正式糧商，（包括外省來湘購糧者）不准經營糧食出口生意，或在湘境購糧。可是事實上登記的這些幾千幾百個名單當中，僅有蕭漢濤一人取得糧商身份，則其餘的是些什麼人呢？那就不難想像了。當時本市一般報紙，羣起指責，對於這種「特種糧商」，請政府取締，但未發生什麼效果。

暫停登記

糧食自開禁後，價格突飛猛漲，扶搖直上。頭機米由每石一十二萬元，進而至一十四萬，一十六萬……到了九月中旬，已經賣到二十五萬。升斗小民，簡直就無法生活。以長沙一地而論，因爲租房子是以米計算，極普通的屋子，要每月石米一間的租金，并且還得要三月乃至半年以上的預繳，一個小公務員，每月最多拿到六七十萬元的薪津，還是把它住房呢？吃飯吃！因此，房屋的糾紛，也應運而生，一天增多一天。最可憐的是當時一般外縣來長沙讀書的中學生，學校裏規定有幾項費用必須繳納食米，米價一天高一天，而帶來的錢有限，無法繳費了。甚至有少數學校，眼見米價掉天天在漲，故意延遲收費，坐收米價高漲的利益。因此九月二十日下午，王主席手令省田處卽院飭長沙外運登記處暫停登記，并一面召集省參議員諸公及有關大員開會商討。可是這風聲不知被誰走漏當省田處還沒有將執行暫停登記的命令送到登記處時，二十一日早晨、上午，登記處擠破了門似的一共登記了米五萬八千九百五十五石四斗，谷二千六百石，據該內有胡

德彪（究竟何許人？眞假姓名？外人迄不知道）米二萬餘石，登記時因乏現款，尙係由某銀行行長以其私人條據担保。這其中當然有許多物尷尬，自不待言。事後王主席也曉得了，甚爲震怒，責令省田處查究，據說：省田處當時打了幾個電話，以後也就沒有下文了。

唇槍舌劍

王主席爲挽救這一危險局面，連日邀約省參議員諸公商討禁運辦法，幷徵詢省參議公意見。於是，主張禁運與不禁運者，爭論異常激烈，會場裏，無形中分成對立的兩派了。主張不要禁運，發言最踴躍的以「濱湖洲土大王」王鳳山，郭方瑞，戴昭明等幾人最爲熱烈。其餘還有王力航，陳雲章，楊盛嘉，林武增等幾位，也是因爲利害相同，大放厥詞。主張不要禁運的他們的理由是：一、糧價上漲，主要原因是一般人民看見法幣貶值得太厲害，爭相囤積，有實物的，於是也就不肯拋售，滑以致之，而決非開禁所能造成。二、現在大叫米價上漲的，祇是少數近視眼在亂嚷亂叫，沒有顧及到見多數的人（這裏指農民）的生存問題。不知道米價漲乃救濟！農民，所以糧食絕不要阻禁。

另一位社會問題專家省參議朱有爲也大發議論，認爲討論這個問題，不應該專集中注意力在這個禁不禁的焦點上，而應以整個社會問題爲中心，因爲如果農民谷子得不到漲價，就不能生存了，必致趨向城市裏來，而城市遂形成着一種人滿與失業的現象，鄉村裏則田園寥落荒蕪，無人耕耘。危險將不知若干倍於糧價高漲，說定不將更會引起民變的後果。

主張禁運的有長沙市省參議員熊雛及市參議會一般參議員，他們主張禁運的理由是，站在全體人民的立場，希望糧價平穩，他們幷歷述谷貴决不能利農的理由，不過是給投機份子，豪門資本，奸商造個機會而已。將來富者愈富，貧者愈貧，那才眞不堪設想。

在這樣唇槍舌劍熱烈的爭辯下，站在反對禁運的省參議員又說：主張禁運的那些參議員，幷不是眞正站在人民的立場，實在還是想替自己做件收拾人心的工作，俾在這次選舉中，取更多票子。另外又有一種說法是：因爲糧食部要在湖南購幾百萬石米，託長沙××公司承辦，他們正經接好了頭，並且議妥每石價錢是三十萬元，所以他們想就此趁機藉禁運爲口號，而盡量將糧價壓抑，以便自己從中漁利。

但是，公說有公理，婆說婆有理。在主禁的省參議員們又說：那些反對禁運的參議員，也是爲了自己，因爲他們大多數是地主，洲士大王，谷子太多了，多到無法消化。所以他們希望開禁，希望米漲。

至於所謂谷賤傷農，救濟鄰省糧荒，那原是一個幌子。這樣幾天的吵、鬧、罵、都得不到一個終結。最後還是由長沙市參議員劉秉榮，坰春等建議，組織糧食調節運銷委員會，從長計議，王主席同意了，幷責成省田處，幷請省參議員中推舉代表擬定辦法，一場論爭，遂至此暫時告一段落。

湘糧再禁運

當省參議會正在熱烈討論禁運與不禁運的時候，湖南人民，在米價的高壓下怒吼了！長市各報，也都以巨大的篇幅登載着他們的吼聲，在湖南日報上，就有一個讀者針對着省參議員，把他們罵得狗血淋頭：「……我是一個貧農，我要喊出我們的痛若，要告公先生們，不要太自私，不要太爲自己豪囤打算，請你們拿出一點良心來，也請你們尊重民意，如果你們還堅持着不禁，那你們便是做了人民的罪人，造成社會亂源的禍首：：」

同樣的在輿潮日報一篇工商之聲上也說着：「……目來大西門糧花行裏面的花糧，個個都說是參議會在這裏進貨，棉花不論粗細，糧食專以谷米爲對象，還在濱湖的南縣明收暗進，我聽了很不相信，想參議會一無紡織工廠需棉花供應，二不要谷米供給軍糧，况參議會袞袞諸公，對當今的官吏，今天參這個，明日參那個，會議自己又要人來參嗎？尤其難背「囤積居奇」四個字的罪名。但事情雖不是空穴來風，多少有點道因。主持進花糧的不是別一個，就是濱湖的亞土大王省參議會的總幹事長王鳳山先生。王先生是執掌該會的財政，聽說接收了那筆糧食庫券的基金，誠恐法幣貶值，故作此舉。在大西門花糧行中進貨，非與王先生取得密切關係不可，否則莫想分一調羹湯。報紙上面天天罵奸商操縱囤積居奇。現堂堂的省參議會尙且如此，怎麼好怪一般商人呢？」這樣一連串的泣訴與怒吼，在報紙上發表後，報社裏也以顯著地位寫社論、寫短評、冷嘲、熱罵、嚴詞斥責。

經過這一陣責罵以後，省參議員也終於無話可說，於是「糧食調劑委員會」在十月九日正式成立，幷决定糧定本省今後糧價辦法五項：一、本省糧食外運，暫時全面停止登記；二、外省來本省購糧食機關，不論軍糧民食，一切應限定在產區採購；三、驗募帶徵的積糧應顆粒歸倉，以備饑荒；四、請農林部舉辦巨額冬耕貸款；五、以賦谷作抵，請四聯總處貸款購糧以作青黃不接或糧價跳動時舉行平糶。省參議會看事已至此，如是也來了一道敷衍顏面，爲代表「民意」的公文：「邇來糧價上漲，影響本省民食，省府雖曾下令禁運出禁，似尙未曾澈底執行，爲解救危機計，即請省府下令全面禁止糧食外運，幷追究邇來糧食上漲原因，嚴格防止糧食偷運」。

湘省糧食，自七月二十一日正式開禁後，至十月九日會議又决定正式禁運上，命令的下達，公文的往返，昨（十四）日，各谷米外運登記處，才正式接到全面禁運的命令了，計算這次開禁的期間共爲兩個半月零三天，米價自十二萬元一担起（指頭機米）昨天已漲至三十六萬元了。

分配不勻 囤積實物

話分兩頭，現在且說這次開禁所收得的敎育捐獻，共爲三十六億七千五百四十七萬二千元（包括岳陽等縣徵收在內）如今外運已經停止，捐獻已經沒有了，那麼應該有一個迅速處理分配的辦法，記者爲此特走訪敎育廳，由該廳主任秘書余先勵接見。他見記者是和能談這個問題，頗感頭痛，沉默了好一會才牛吞牛吐的說出來：「我們對這問題，感覺很難處理，現在正考慮中，沒有什麼可以奉告的」。

我問他爲什麼不好處理？這樣逼得他沒有辦法，才說出他那苦衷來。原來還是將少僧多，不好分配，因爲在當初提議徵收這「復員敎育捐獻」，目的在救濟本省各中等學校，幫助他們復員，幷且以省立中學爲主，因爲他們的經費比較困難，敎育廳才想出這個辦法的。可是當徵收「復員敎育捐獻」的這個消息公佈後，請求分配的，就紛至沓來，如各中等學校，一連串呈遞訴苦書，小學校聯名請求分配，新聞界，文獻委員會……都說是敎育界的一環，請求救濟。最奇怪的，是農會超出了「敎育」範圍之外，也堅請求分配。他們所持的理由是，這筆款子，來自農民身上，所以他們應該得到分配。處在這樣的一個情形下，所以敎育廳及幾個負責共同主管的人决定暫時擱着，不議分配。

記者旋在另外一方面，得到一個這樣的消息：說負責經管「敎育捐獻」的幾位先生，因

（下接十七頁）

新近在巴黎發現的莫泊桑寫給一位美女的三封信

孝隱女士　凌卓

莫泊桑的遺著，片紙隻字，都被人們搜羅印畫；原文，譯文，充滿書肆，流行世間了。不料最近又在巴黎發現了他從未刊行問世的三封信。我現在將這三封信用方塊字譯出來，請牠坐飛機去遊歷中國。這是牠第一次在崐崙山下與神炎華冑的見面。

這三封信是莫泊桑寫給一個妙齡美女的。但是並非情書。而且，我說是三封無情之書。雖然這位女郎是十分多情的。

這位多情的美女名叫阿佳 (Olga)，是俄國一位貴族。當一八九一年十月之初，這個貴族家庭移住在法國南海之濱以風和日麗冬亦如春著名的尼斯 (Nice)。在尼斯城中最幽雅的地帶選住了一箇村莊名叫細密爾斯 (Cimien) 村。

阿佳是當時馳名的妙齡美女。她最熱烈的嗜好是讀文學作品。凡十九世紀法國有名作家的著作，她無不珍藏，無不瀏覽。而最醉心的是莫泊桑的小說。她在她寫給一個女友的信中曾這樣親切地說過：「所有莫泊桑的作品，都使我喜得發狂。在他的作品中，有一種我曾經在夏德羅斯(Choderlos de Laclos)的作品中所欣賞過的詩意。」

她對莫泊桑的作品「喜得發狂」，她竟狂划與莫泊桑直接通信了。這在當時的風俗，尤其在一個貴族小姐，實是一件「膽大妄為」的事。她毅然決然寫給莫泊桑一封信，表示她對他的敬仰與愛慕，問他日常生活的細節，問他的個人的嗜好，最後坦白地說明她願意認識他，想和他見面。

不料她這封信發出去之後，就碰上這督男子的莫泊桑的一個大釘子。莫泊桑給他簡單明瞭地回了下面的一封信：

「小姐：

凡你所問關於我私人生活的這些細節，都很容易答覆給你。你的來信是如此的好玩而特別，實使我情不自禁地來給你作此答覆。

第一件，我的照片付來了，這是去年我在尼斯照的。我現年四十一歲。但離你的年齡，就相差很遠咧！你既然已經告訴我以你的年齡。

關於你所好奇想要知道的其他向部份，牠們也都送到你的目前了。

我八天以後再回佳城 (Cannes) 去。（筆者按：佳城是另一名城，離尼斯甚近。）我將在那裏過冬。住在格斯路 (Route de Grasse) 異才廬 (Chalet de l'Isere)。

我的小艇「良友」現在安抵埠 (Antibes) 港中等我。

小姐！我給你驚奇而眩惑的敬禮！

莫泊桑一八九一年十月十八日於巴黎。」

這封毫不客氣而且帶着諷刺語調的信，一見已知是一個閉門羹了，但可愛的或可憐的阿佳小姐以為還不滿足，對他所寄那張照片，看得太出神了，又發生了誤會。於是又給他去了第二封信。莫泊桑又給她答覆第二信，給她一大篇教訓：

「小姐：

我看你大為我的信所激刺了。我首先該說的，我若是傷了你，我向你深表歉意，對不住你。

在這人世上，我有什麼理由想你不是一個像少女一般的少女。我一點也不知道你的。我原先以為你是一個年輕的女孩和我來開開玩笑。

至於我的照片，我是允許牠展覽，售賣的。我寄你的那張，等於我寄給許多如同你不認識我的人們一樣。你該承認，那多半還是為的一種禮貌。你來信所說的實在太好玩了。

我說我是不表揚我的身世的。但在社會上，如遇了需要說明我的身世之時，我就不隱藏我的個人。為什麼要隱藏我呢？

我儘可能的約束我的自己。我立在一個環境之中，窺察他人。應該看破一切。知道一切。

那是絲毫也無關於個人之私。我從沒有想過你會來遇見我。我們是永不會有一天面對面的。

我想你是來戲弄我的，如同其他的人一樣鬧着好玩的，我想是永不會使你認識我的。

我總是要把各方面弄個明白，免得有含糊的光景。我一生決沒有含糊的事，我甚至想沒有人不如我一樣不要含糊。但我尤其是一個旁觀者。凡是我覺得好玩的，我便研究牠。凡是我覺得沒有意義的，我就很禮貌地避開牠。

這不是很正當很有禮的品行麼？

那麼，小姐！不要生氣吧。

我給你致懇勤的敬禮。若是我們永無會晤之一日，請我許可在這張觸犯了你的紙片上，署我簡單的名姓，如同人們署給一個不知的傾慕者一樣。我如此的署過許多我的名姓在我的書上，給所有請我署名而我不知是為誰何署的。

莫泊桑」

自然，阿佳小姐得了這信以後，還是不服氣地給她單相思的傾慕者再去寫信。糟了！這一次的去信，生了一個大反響，莫泊桑給她回報了一封最後的信。從此，她再也不能與他通信了。這封最後通信是這樣的：

「小姐：

這封信，是你最後一次接到我的信了。

我懂得了：我們彼此相隔各在另一個世界；而你絕不明白一個用全力於他的工作與現代學術而又絕對鄙視一切社會與生活的無意識的事的人。

你寄給我的那本問事海，在我覺得是一個荒謬的發現！我保存我的生活祕密是任何人也都不知道的。我是一個覺悟者，是一個遁世者，是一個野人。

我努力工作，如此而已。我的生活如此之飄流，是為的要得到完全的離羣而索居，往往有整整幾個月，祗有我母親一個人知道我行蹤之所在。

沒有一個人知道我的實際的。我為一個事謎，為一個疑惑，住住巴黎，因為我最喜科學，我與幾個學者往來。與我幾個我所欣賞的美術家談論談論。與幾個婦女們做做朋友。這些婦女或者是社會上最聰明的人，但是與我有同一意趣的人。（下接十六頁）

中宣部（35）利新第一三〇九號函批核准登記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滬字第一一一號
經中華郵政登記認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上海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二五五二號